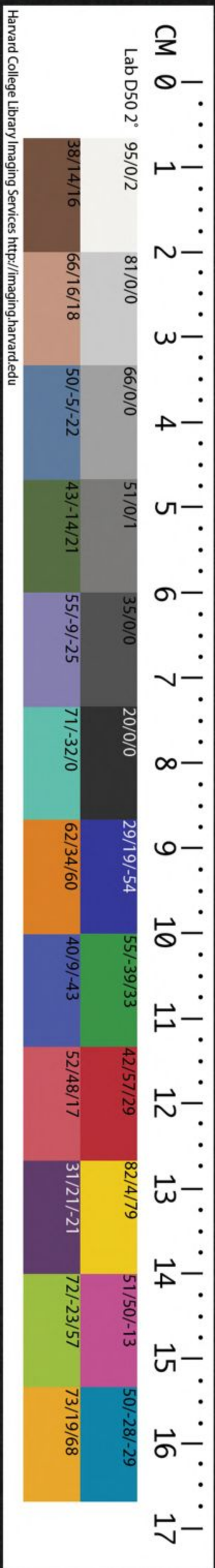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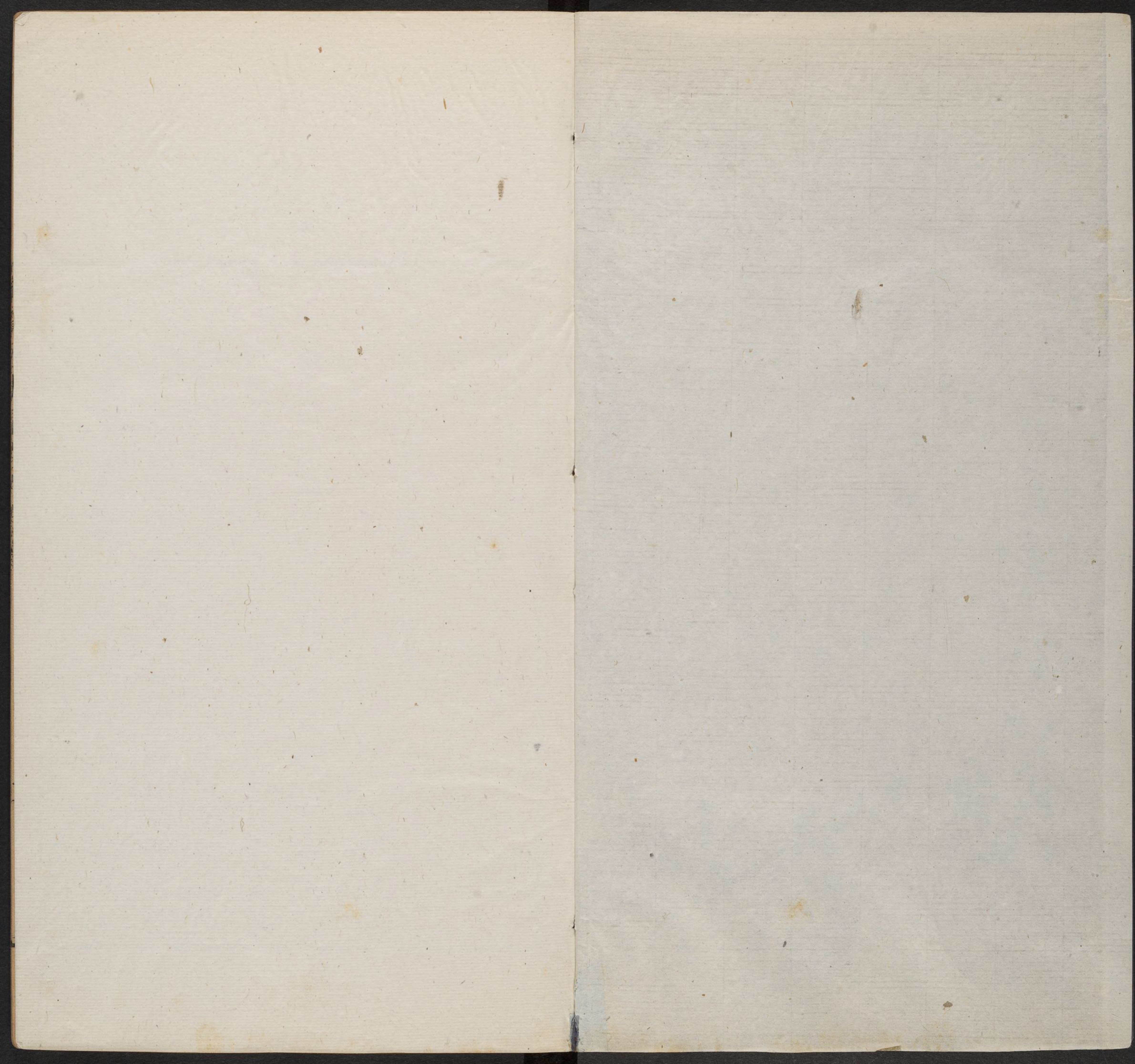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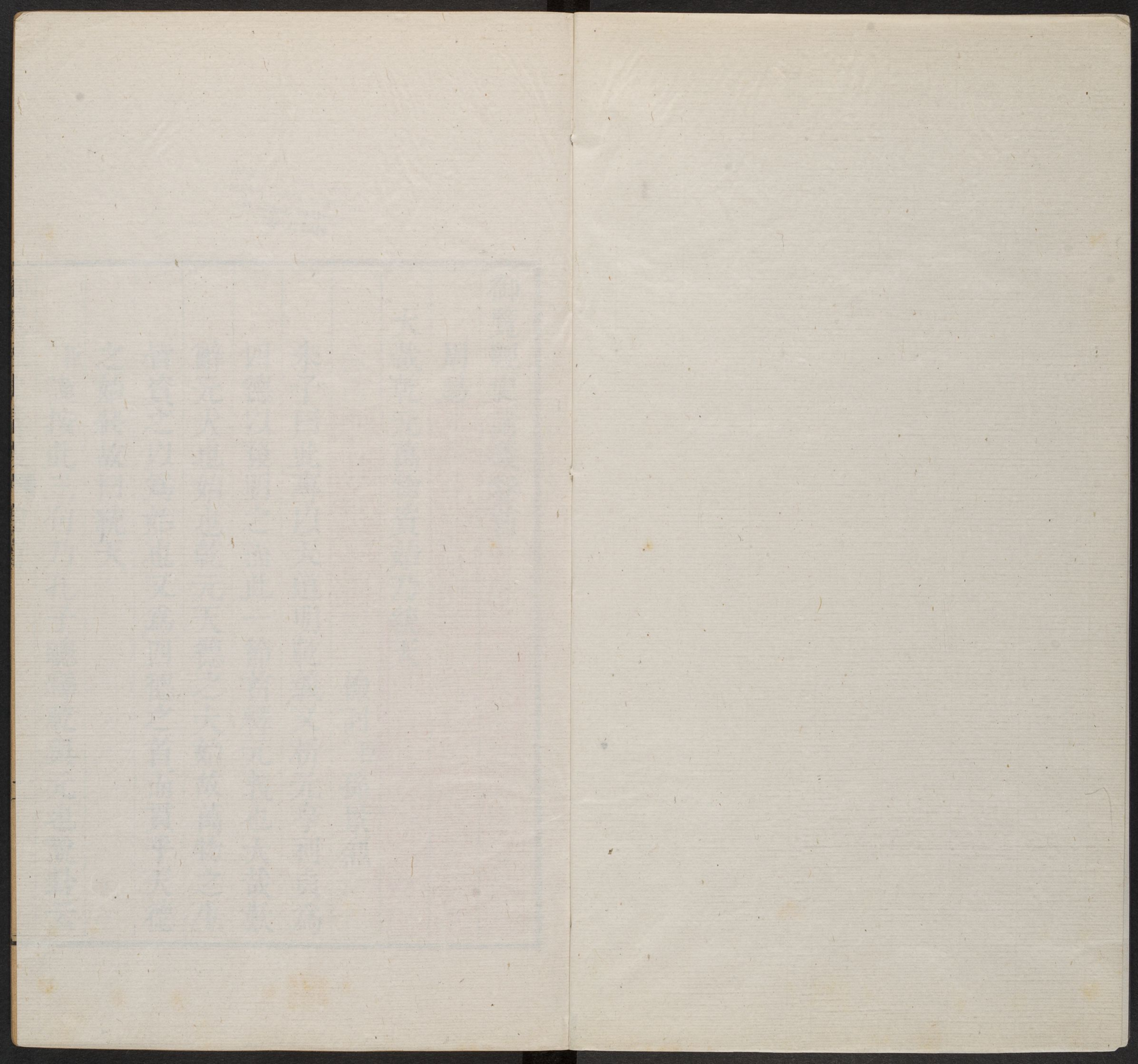


T154/4434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御覽經史講義卷首

周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檢討臣孫景烈

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  
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  
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  
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  
之始終故曰統天

臣謹按此三句乃孔子總釋乾與元也說卦云

御覽經史講義 卷首  
乾健也蓋天以形言定體之名健用形者也天之體以健爲用聖人作易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凡天下有形之物必敝皆以其形爲累天雖有形而能永保無虧則所以總統之者豈非至健之乾哉然乾固統天而元實統乾子夏傳云元始也而朱子又云大也言此卦之德有純陽之性而元又爲陽德之首陽氣昊大而造物托始故曰大哉乾元所以深歎其廣遠也萬物資始乃釋乾元稱大之義資始以氣言若坤卦彖傳資生則以形言物先

受氣而後成形故形曰生氣曰始萬物莫不有始而不能自爲之始其所以始者皆資此乾德之元陽有以發其機緘萬物遂含陽氣而兆胚胎不失其宜是萬物之自無而有舉不外此元陽此乾元所以稱大耳盈天之下皆物也物之始不資於有形之天而資於天之乾且資於乾之元是天雖總統物而乾元乃所以總統天也審是而乾元之大愈見矣乾之德曰元亨利貞而元居其首人之德曰仁義禮智而仁居其先故元於人爲仁於時爲春君子體此而仁以育

萬物則萬物既資於乾元而君子復有以培養其元氣由是萬物之氣俱足而災害不生天札不作凡物之戴乎天者息息與君子之性命相關切血脈相流通仁貫四德而常充春貫四時而常在其斯爲體乾元而立極者乎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言無一物不在君子所愛之中故足以尊長乎人也明儒薛瑄曰元始統天仁道統人旨哉斯言亦可謂善廣孔子之義者矣

奉

上諭爾所進講不合朱子本義朱子云乾元天德之大始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此說最精爾講云天雖總統萬物而乾元乃所以總統天是添出天統物一層且將天與乾看成兩樣了殊不知乾卽是天若說天之外另有乾來統天豈天之外又有天乎更卽爾講中所引薛瑄元始統天仁道統人二句論之是元統天不是乾統天仁者人也亦非人之外別有所謂仁爾講又云元於時爲春春貫四時而常在夫春特爲四時之首不得謂夏秋冬三時皆有春以貫之也欽此

周易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監察御史臣侯嗣達

朱子曰裁成者所以輔相也萬物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整齊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截作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

臣謹按此言聖人乘泰之運保泰之方也天地為萬物父母亶聰明作元后后為父母之冢子故當上承天地之德而贊助之后又作民父母

御覽經史講義 卷首  
周易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朱子曰裁成者所以輔相也萬物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整齊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截作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  
臣謹按此言聖人乘泰之運保泰之方也天地為萬物父母亶聰明作元后后為父母之冢子故當上承天地之德而贊助之后又作民父母

故當下撫斯民而奠安之天地之道本乎太極分陰分陽時行物生皆有自然之發育然造化流行不過渾渾爾穆穆爾聖人爲之裁爲片段而成就之如歲功則分爲春夏秋冬人倫則分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水火木金土之各分其性飛潛動植之各分其羣所謂裁成之也而因有制作以輔相之俾之春耕夏耘秋歛冬藏俾之君義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朋友有信以至范金合土伐木取火治水以致其利用若於上下草木鳥獸以廣其生

成所謂輔相之也蓋天地以生物爲功而所以成其能者天地不能自爲賴聖人代爲之裁成者立其大綱卽輔相之始事輔相者盡其節目卽裁成之終事其實原非兩事道言其體之自然宜言其用之當然其實亦非兩端總之所以左右民耳民之性本善聖人因其所能而扶翼之民之質多愚聖人濟其所不能而開導之上佐天地卽下以佐民元后之道備矣而必繫之泰卦者一則百物豐盈乃可施其裁成之用所謂乘泰之運也一則經綸盡制乃可以長治而



御覽經史詩義 卷首  
久安所謂保泰之道也又泰之爲卦內陽外陰  
內君子外小人上下氣通君臣道合聖人之裁  
成輔相孰有外於此理哉我

皇上代天子民時當極治正所謂泰小往大來吉亨  
之候也大綱小紀無不畢舉深仁厚澤普被羣  
生保泰之方至矣然易之爲道屢遷陰陽相乘  
泰否迭運循環反覆間不容髮極泰之時否常  
伏焉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又曰城復于隍  
聖人所以兢兢業業雖四海昇平靡有怠忽而  
深宮獨處乾惕彌深時時恐庶政或有不平萬

民尚多失所而所以密其心思善其經緯者是  
聖人之自爲裁成也所以防其逸欲致其清明  
者是聖人之自爲輔相也天道下際故必諮詢  
善道以訪諸臣地道上行故必朝夕承弼以輔  
其上是又裁成輔相之所由出君左右民而臣  
復翼戴乎君以共相左右焉斯天地常交泰不  
復否矣抑中庸言贊化育參天地而必本於至  
誠則誠又裁成輔相之本歟臣敢廣其義以爲

聖天子獻

奉

上諭易之爲道泰否相循此氣運之固然以人事而論不得謂旣泰之後方至於否旣否之後自至於泰也如人心一念縱逸卽否之機已伏焉一念敬畏兢兢業業克自修省卽泰之機已兆焉此其倚伏甚微轉移亦甚捷今爾謂正當泰小往大來吉亨之候夫以此時爲泰朕則何敢然兢兢業增修持盈保泰原不必因旣泰之後方懷此念凡所以防其怠忽致其欽畏者我君臣固無時而不當存斯意也欽此

周易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監察御史 臣張湄

程子曰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臣謹按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善善惡惡者人之情凡在人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卽皆天理之所自然而不容已者也蓋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其有禍福之所不及則寄其權於人主之賞

罰以輔乎溫肅之宜於是兼容并包之中亦復類族辨物而天之道乃愈顯大有之象爲火在天上是以無物不覆之天而加以無微不照之火則大有者旣德參乾坤且明並日月其於善惡之在人者豈復有幾微之或混哉雖然善惡亦最難辨矣善惡本有定而好善惡惡者無定好善惡惡本至公而好其所善惡其所惡則至私以愛憎一人之私爲進退衆人之法將任賢弗貳而任者未必賢去邪弗疑而去者未必邪如是則善者或在所遏而惡者或在所揚賞不

足勸罰不足懲謂之順天可乎是故君子之觀人也不將不迎虛中以應若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皆因物造形而於己無與焉苟先以其人爲妍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妍矣先以其人爲醜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醜矣蓋天無心成化王中心無爲遏惡揚善者一念不與天相似卽乖乎彰瘴之常一念稍以人相參必拂乎鑒觀之意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謂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也古聖人五服五章以命有德亦惟天所予則予之而未嘗有一毫之喜

五刑五用以討有罪亦惟天所奪則奪之而未嘗有一毫之怒是以揚在一人而天下之善者莫不與遏在一人而天下之惡者莫不懼豈其智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誠服乎其心也服乎心卽順乎天順乎天卽無不順乎人然則天不可得而知君子亦還問之衆人而已矣抑又聞程子之言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後世刻核之論也若堯舜之世則不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又以好生之德上洽天心而非徒以不僭不濫爲順天已也其斯

爲忠厚長者之風享國長久之道與  
奉

上諭君子之善善惡惡皆物來順應一無成見若先有好惡之念存於中則好惡必不得其平爾所論先以其人爲妍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妍先以其人爲醜則隨吾所見無往而非醜數語甚是至引程子之言謂賞必當功罰必當罪乃後世刻核之論堯舜之時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非徒不僭不濫而已此論錯誤夫堯舜之世所謂賞從重罰從輕者專爲功罪之疑而未

定者言之也若亦既確然無疑矣則信賞必罰惟其當耳而復故爲輕重於其間豈聖人之心哉不辜固不可殺而不經者亦未嘗少縱觀四凶可誅則誅之此可與青災同肆赦者乎若使忘却疑字但謂堯舜之於人賞浮其功罰不蔽罪則聖人代天理物至公無私之心反爲所掩矣不可以不辨也欽此

周易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編修<sub>臣</sub>吳華孫

程傳曰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惟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

朱子本義曰極言恒久之道

臣謹按天地聖人同一悠久無疆有恒之道貫徹於億萬斯年矣夫天地之氣化日新然其晝夜之推遷寒暑之往來皆有一定之常度此其所以能日新也聖人之治功極盛然其達之而不悖推之而皆準皆有不敝之常法此其所以能極盛也恒久故也是以日月者陰陽之精四時者五氣之布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久照久成皆天之恒道爲之聖人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而本之以誠行之以忠要之以不息天下成於變時雍之治

皆聖人之恒道爲之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此之謂也且夫天地聖人所以能恒久者何哉夫天行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晝夜而一周動而不已也惟其動而不已是以其光爲日月其運爲四時無一息之停聖人無逸作所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無曠庶官亦動而不已也惟其動而不已是以民已安而猶如傷道已至而若未見無一息之間復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益卦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然則至誠無息一言該之矣雖然行之有次序焉夫日月相

推而晝夜分明之所以不疲於照四時遞嬗而  
歲功備物之所以無爲而成王道無旦夕之功  
亦猶是耳其民日用飲食其道三綱五常其法  
禮樂刑政其文詩書易春秋如日月之麗乎天  
而劑之以寬猛摩之以歲時仁義並施剛柔互  
濟無偏無黨默運於上不識不知順則於下民  
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者亦如百昌萬彙之潛  
滋暗長於氣化之所推移也所謂以純王之心  
行純王之政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王道之極  
盛也且夫天之於穆不可見日月四時以得天

成變化之功王省惟歲而卿士師尹庶民咸有  
贊襄從欲之責至於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化成  
而久道之效乃臻也則聖人亦安有自暇逸之  
時哉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皇極經世書曰  
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夏悠久無疆夫固  
天地聖人同揆爾

奉

上諭爾所詮解天地聖人恒久之道至誠無息一言  
該之矣此語是但以天地聖人皆由於動而不已  
則不然太極之道動靜互根乾曰靜專坤曰靜翕

先儒以爲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可見動未有不本於靜者而非徒動而不已也且天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天無心也天之靜且不自知而况於動乎聖人亦非有所強勉而行之以忠要之以不息也聖人之靜且不自知而况於動乎天道聖人莫非至誠之自然無息故曰於穆不已純亦不已又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蓋誠者動靜之所以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天地聖人之恒久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皆誠之所爲也欽此

周易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論德臣嵇璜

王申子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子思此而豫防之則可以保其初吉而無終亂之憂矣

臣謹按一切制治保邦之說古人論之綦詳然臣以爲最切者莫如既濟之象辭何則人君當未濟之世憂患方劇雖有侈心無自而生若當既濟之時所見所聞皆太平富庶之象於此而



必欲設一無形之憂患以爲警惕豈不甚難卽  
或臣進惕厲之說君下憂勤之詔久之亦相習  
爲故事且君臣之間旣自以爲憂矣勤矣而何  
者當思其弊何者當防其流究未嘗長慮而謹  
持之則亦與不憂不勤者等惟君子於此爲能  
深之以思而備之以豫夫思者君子之真精神  
也豫者君子之大作用也氣數所關萌芽未見  
而始終倚伏之數君子早已燭照數計而爲之  
補救非徒恃其神明首出也乾惕兢業之志其  
自一身以及天下未然而作已然之觀始事而

爲旣事之慮者不可勝數矣及其效或見於數  
千萬里之外功或成於數十百年之後人始歎  
君子之防之者何其豫而不知人見以爲豫者  
猶其可見者也其消於無形杜於無象者宵衣  
旰食時已不知幾費精神矣所以唐虞三代其  
致治之迹可見其致治之心不可見惟孔子於  
旣濟之象辭有以特發之且以天下之大百官  
萬民之衆其可患者不一而足也而大要莫先  
於君身一人深宮靜處凡聲色輿馬飲食衣服  
宮室之奉其顯然可患者明主旣去之矣至於

喜怒動靜之間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貽數世之害程子所謂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者不思則不得也若夫聽言用人張弛經緯之際寬則慢猛則殘自用則小偏聽則蔽大臣慕清淨而畏事易至因循小臣好議論而喜事易至煩擾內重則事多扞格而胥吏操廢置之權外重則事多專擅而岳牧啟威福之漸行保舉而黨援奔競或從此開重久任而怠惰懈弛或從此積欲興利而不免勞民欲除弊而不免驚眾其初見以為無患而其後

遂為患之所叢生者比比皆是也救之於已著不若防之於將萌亦在思之而已傳曰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誠能思一身之患則正本清源而天下之患不生能思天下之患則持盈保泰而一身之患亦不生唐魏徵十思十漸之疏宋司馬光遠謀重微之規皆可與象辭相發明者也  
奉

上諭從來天下之事有形之患易知而無形之患難見若待患已有形而後思而防之則非所謂豫矣論語云為君難為臣不易君道之難其大要惟在

防微杜漸不必師旅水旱顯然有可患之事也卽如朕日理萬幾平心順應當寬者寬當嚴者嚴不過隨事制宜因物付物原無成見而觀望之徒便已妄爲揣摩多方迎合豈知朕心若先設一用寬用嚴之見則辦理政務安能事事得中毫無偏陂乎迎合之見最人心風俗之大患雖未嘗顯然有形而其流弊不可勝言正所當思而豫防早爲杜絕者總之可患之處不在已然而在將然其審於幾微而防於未事朝乾夕惕之意亦惟朕心自知之耳欽此

書經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監察御史臣吳士功

唐孔穎達曰任用賢人勿有貳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

臣謹按人君撫有四海勢不能以獨理於是乎設官分職以代天工者皆於人是賴焉夫有治人然後有治法人之大較曰賢曰邪知其爲賢則任之必專而不可惑於讒間知其爲邪則去之必力而不可制於依回此惟知人則哲能官

人所由百寮師師而成俊又在官之美也且夫  
人主揀用舍之權以進賢退不肖要未有明知  
其賢而不任明知其邪而不去之理亦未有任  
其所任而不惟賢是任去其所去而不惟邪是  
去之心雖然賢與邪之品量不同而任與去之  
鑒別非易蓋賢者來自田間勢處踈逃而難於  
親信本非常之姿而或以資格限其選本大受  
之器而或以小試枉其材則掣肘生嫌而英豪  
反坐困於既任之後卽邪者巧令孔壬計圖僥  
倖而善於彌縫或念其平日之小忠小信而曲

示優容或憐其一端之末藝寸長而稍爲姑息  
則希榮固寵而諛悅以求合於未去之先是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情順萬物之情而無情欲  
通天下之欲而無欲夫然後智周靡遺賢否邪  
正瞭然如指諸掌所謂仁者之能好能惡也此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先以罔逸罔樂之戒云  
顧任賢與去邪均關用人之大而任賢則尤爲  
急務焉賢臣者人主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  
所任者賢則羣賢有彙征之吉而羣邪歛迹宵  
小僉壬無所施其伎倆故曰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此任賢而邪自去之明效大驗也  
抑勿貳勿疑其始不外於知人而其終則歸於  
能斷陸贄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  
斷之臆者開羣妄之門朱子有言勿字如旗脚  
轉旗脚一麾三軍聽令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  
務決去而求必得之誠能如此則任賢乃爲能  
任去邪乃爲能去豈復有疑貳之見存乎其中  
哉又聞司馬光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  
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盡所

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  
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  
宜臣愚以爲司馬光此言實用人之本也誠使  
萬幾之暇時時與老成耆舊講論經邦之碩畫  
或取古今賢姦事蹟叅稽而互較之用以考鑒  
得失啟沃乃心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於以推  
廣惠迪克艱之謀不難矣倘是非取舍決於一  
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爲害反  
有不可勝言者可不戒哉

奉

上諭朝廷用人進賢退不肖最是第一難事蓋人主  
勤求治理斷未有知其賢而不用知其不肖而不  
去者惟是黜陟取舍無一不以用賢去不肖爲兢  
兢而人之賢否邪正君雖神聖勢不能於耳目未  
周之處坐照靡遺况見聞所及卽可知其人之行  
事亦未遽知其心術若何倘留心訪察又恐迎合  
揣摩百弊叢出究無以得其人之真此用人之難  
惟人君自知之並非局外旁觀者所得喻其微也  
且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熙績釐工需人孔急  
如百僚庶司一時不得其人遽將備位曠官者悉

擯而斥之則人材一時難得而員缺又不可久虛  
更當何如也卽如堯舜之時五臣舉而衆正盈庭  
四凶誅而羣邪斂迹致治可謂得人矣然當其用  
之之始驩苗共鯀未嘗不與岳牧同朝而究無傷  
於詢岳闢門之聖治是以人主搯予奪之權以進  
退人材進君子而有一君子之未進退小人而有  
一小人之未退亦理勢所不免若因一二人之黜  
陟遂謂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殊屬  
過刻之論欽此

越國之命也

則激階存年職數而長故小人職數而長數

一小人之米也亦聖德潤不益善因一二人之

聖人林數存年而存一善年之米數聖小人而存

故新君國門之聖德也人主新平季之數以數

聖德也其德未善不與君於國而衣德也

則內而聖德也其德未善不與君於國而衣德也

聖德也其德未善不與君於國而衣德也

聖德也其德未善不與君於國而衣德也

書經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編修 臣張麟錫

陸贄曰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  
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

司馬光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君天也臣地也  
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  
家又安

臣謹按帝王檢身若不及從義如轉圜置敢諫  
之鼓植告善之旌立司過之士懸賞以待嘉謨

而不匡者有罪凡皆導之使言內以備補察之  
司而外以通萬物之氣故其時下無依阿唯諾  
之習上無拂民從欲違道干譽之舉所由主德  
純而四方歸極也竊嘗觀於唐虞之世詢四岳  
命九官咨十有二牧一切播穀敷教典禮明刑  
諸大政罔不交修並舉功敘而績熙而帝舜猶  
凜凜於時幾勅命之思慎憲省成之慮當是時  
豈復有片念怠荒纖微罅漏尙待補救於臣工  
哉乃讀其命禹之詞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誠以天人理欲之際其界甚微而其

幾易忽一念之不謹一事之未防而出此入彼  
有相乘於不覺者千里之應違由於寸衷之疎  
密此其所以慄慄危懼而不敢信心以自是也  
獨是禹當日者丕績懋著昌言屢聞一則曰克  
艱厥后再則曰慎乃在位惠迪之吉勗以敬天  
幾康之飭勗以省身府事之治勗以養民其祇  
承之意篤棊之忱在帝固已深信而不疑而顧  
戒其面從而後言夫面從而後言豈禹之所以  
事舜者哉然則舜之爲此言者何也曰此非慮  
其臣之欺而戒之切乃專求乎已之過而省之



深也以嚴恭寅畏之衷時切叢過招尤之慮而絕不聞其臣之確指一事以明諍其非則意迫於莫解而慮且及於所必無以爲或者其面從也或者其面從而後言也不然者深信禹之必非面從而因恃已之萬無過舉豈聖人兢兢業業之心哉夫君若舜而其臣猶傲以逸樂慢遊之失臣若禹而其君猶誠以面諛背憎之爲一若君與臣不甚相知者而不知其惓惓愛主之衷與孜孜求諫之意實不啻精神血脉之交相貫注焉此隆古之世所爲以交儆而成交泰之

休也後世若漢文之詔羣臣曰二三執政猶股肱也其悉思朕過失及見知所不及以啓告朕唐太宗飭詔令有未合務相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由此觀之苟有願治之主未有不虛懷而樂善者也若夫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誦言之士不得假直說以濟其私此又在乎如神之智秉乾綱而內斷也哉

奉

上諭舜之戒禹者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虞廷之上如禹臯稷契夙稱賢佐豈有面從後

言之事然此實千古爲臣之通弊舜之爲此言者蓋必在廷諸臣尙有蹈襲此弊之人所以不憚諄諄訓誡也朝廷所依賴以匡正者惟此左右之諒直則是非可否之間自當侃侃不阿以引其君於當道而或面稱其是而背議其非則人主將何恃以繩愆糾謬此爲君者之所以難也要惟爲君者洞悉此弊而內斷於心則逢迎之說不能惑有主之聽聞而本身出治自克協於大中至正之歸爲臣者時時省察惟恐一念之或蹈於是則自獻可替否以及分猷效職自無在不竭其欵欵之忠以畢致其元首股肱休戚相關之誼如是則君臣一德上下一心明良交慶庶績咸熙於以追唐虞都俞吁咈之盛爲不難矣欽此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  
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侍講學士臣楊椿

蔡沈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  
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  
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

不可不戒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

臣謹按有虞氏之世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可謂盛矣宜其恭已無爲坐享昇平之治而作歌之日猶君臣責難祇畏天命有如此蓋君者天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其位爲天位職爲天職功爲天功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一不本之於天周頌曰敬之

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聖君賢相當太平極盛之會尤莫不以天命爲兢兢焉在易豐之彖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朱子謂豐大也以明而動故能成盛大之勢然至於過盛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徒憂無益故謹之於未然也周官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繫辭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制治保邦之道存乎慎行事之要本乎心心之敬肆則又在責難

之言君有以儆惕乎臣臣有以啓沃乎君也前代有爲之主始以德義爲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導之使言繼則聞人之言悅之而已不必其盡從也久則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難色又其甚者或引之於當道輒自以爲已知或格其心之非輒自以爲無失夫自以爲已知自以爲無失是自以爲賢矣自以爲賢其下因莫不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以唐太宗之英明於魏徵尙有不平之語而欲其臣之無隱袞職之無闕豈易得哉

今觀帝舜之時惟幾惟康惟動不應徯志豈尙有時幾之未勅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豈尙有未興之事未慎之法度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豈尙有未省之功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尙有叢脞之患惰與墮之憂而舜以之責難於臣臯陶以之責難於君舜於臯陶之責難從而拜之卽從而俞之蓋聖人之於臣惟願其弼直不願其面從於進言者惟論其理之是非不計其辭之工拙鑒其心之誠摯不復問其事之有無臯陶平日之告舜曰無教

逸欲有邦益曰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夫舜豈教  
逸欲而好怠荒者哉而諸臣言之而不以為忤  
帝舜受之而不以為非古大臣之愛其君與君  
之自愛其慎微防患保泰持盈之至意不得不  
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及而君道臣道  
為千古人倫之至者在是也

奉

上諭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二典三謨之關鍵史臣  
記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溫恭允塞堯舜之勅天命  
也君道也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

人之勅天命也臣道也君臣交勅純乎義理無一  
毫私欲以間之人心之危者於是乎安道心之微  
者於是乎著而惟精惟一在是允執厥中亦在是  
知人安民時雍協中之治俱莫不在是矣舜先言  
股肱者欲臣之勅天命以承君而君之當勅可知  
皐陶先言元首者欲君之勅天命以帥臣而臣之  
當勅益可知舜與皐陶咨儆一堂非有未熙之績  
未釐之工也其時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而君臣勅  
命之心不遑自逸故寓儆戒畏懼於歌詠之中史  
臣繫之二典三謨之末以著唐虞之盛所以致時

雍風動之休者無非本乎勅天之敬也若云君臣  
責難此不足以盡聖君賢相之量當時舜與臯陶  
並此勅命之心實出於無心而不自見其爲勅命  
又况有責難之意哉欽此

書經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

侍讀學士臣張若靄

蔡沈曰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  
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  
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正義曰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  
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爲臣無得有作  
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

臣謹按福威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玉食者人君享天下之大福也人君奉天命以命有德五服五章而作福惟辟矣奉天討以討有罪五刑五用而作威惟辟矣富有四海而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而玉食惟辟矣蓋天子以一身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整齊不紊者端在奉天之威福以施於天下如網之有繩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太阿之柄不可倒持也至於天下又安人民和樂則雖享天下之奉而不以爲泰也若夫臣

子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其不可作福作威玉食也明矣然而所謂無有者非但攬權朋比貪冒無忌憚之彰彰較著者也人臣不能不宣布德澤而有一市恩近名之念則已爲作福人臣不能不奉行法令而有一擊斷文致之私則已爲作威人臣不能不受重縉厚祿而隱微寤寐之間有一念之侈然自放則皆玉食之類也必並此而無之惟知有君不知有身任重則思報稱之難位高愈懷盈滿之戒謨猷惟我后之德夙夜矢匪懈之心功名有所



不居况於威福溫飽有所不計况於玉食小心  
謹慎而後爲純臣也且夫人君亦曷嘗有威福  
惟我玉食惟我之意哉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  
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大禹之菲食周文之日  
昃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洪範以  
三者歸之君曰惟辟有之所以明臣下之萬萬  
不可有也蓋惟人君能好人而臣下孰敢作好  
人君能惡人而臣下孰敢作惡惟人君大烹以  
養聖賢而臣子孰敢封靡於爾邦此地道之所  
以輔君而贊化也夫

奉

上諭爾所詮解洪範惟辟作福一節頗與朕意相合  
朕思人君固操予奪之權以馭天下然賞者天命  
罰者天討何能自爲威福也正惟不敢存作威作  
福之心而後爵賞刑威無不當天理而洽人情矣  
至於大官八珍之供亦不過以下奉上之名而大  
禹菲飲食周文不遑暇食可知聖帝明王宵旰焦  
勞克勤克儉之心無時釋於寤寐何嘗有惟辟玉  
食之一念耶且也人君而存一作福作威玉食之  
念則爵賞可以及佞臣誅戮可以加正士而酒池

御覽經史言事 卷首  
肉林將極其欲而無所底止矣蓋洪範乃箕子陳  
於武王之書箕子臣也其言故應如是朕所論者  
君道也君尚不可以作福作威玉食孰謂人臣而  
可恣意作福作威玉食乎哉欽此

書經

君子所其無逸

給事中 臣 吳元安

王樵曰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厲之心也所其無  
逸者君子所以爲敬戒惕厲之密也置此身於  
天理之中動靜食息將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撻  
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所謂無逸  
者無時無處而不在於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  
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於無逸也乃恒其所者  
也是曰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張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於艱難而咏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生於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

臣謹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莫不以有位為憂

未聞以位為樂也臯陶之告禹曰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傳說之告高宗曰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此聖帝明王賢君察相所以防微杜漸居

安思危無窮之計也蓋天下之勞逸繫於人主

之一心人主時自處於勞則天下受其逸人主

時自處於逸則天下受其勞若以今日之勞而

冀將來之逸則其勞也浮而易倦惟以天下之

逸而仍履一心之勞則其逸也久而彌遠周公

知其然也故以所其無逸者建君心之極而即

繼以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誠有見於君

與民之相關而聯四海爲一家通天下爲一體者舉不外乎此故力田孝弟勸良民也賜半賜全振窮乏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知稼穡之維艱也水旱盜賊必以聞知民生之不易也是皆上有怵惕維厲之心下有震動恪恭之意堂廉咨傲海宇盈寧民生之逸豈有涯乎且夫王事未有不始於勤劬而荒於逸樂者也蓋心以暫而易持事以久而生怠必幾康是勅無纖細之或弛明且維嚴無罅隙之有間所謂徹上徹下無內無外而一以敬爲主宰是主敬者勝逸之

本也人君誠能修己以敬則安人安百姓一以貫之矣而夙夜宥密之心豈以天下已治已安未而遂得稍萌其逸豫乎至召公之告成王亦曰王敬作所可見古大臣之所以忠愛其君者惟以執競爲惓惓而持盈保泰之思信可爲萬世則也夫

奉

上諭爾所奏發明無逸乃逸之義頗有見地無逸固是常存此心乃逸亦非因逸而卽懈如知無逸之爲美勉強持之旋復參以因勞得逸之私心是民

未逸則無逸民已逸而遂可自逸矣始勤終怠豈所其無逸者乎况君之於民分位雖懸呼吸原自相通所以相通者惟在無逸之一念暑雨祁寒蠶桑溝洫心民之心者事民之事事民之事者勞民之勞往復循環無有斷續至天下日享和平之福而人君常以叢脞爲心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憂未能與民同樂也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民樂終未足以解憂也朱子言天地位萬物育則訓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可見戒懼慎獨中自有位育氣象而位育時依然一戒懼慎獨之君子

明乎此則得周公所陳無逸之實際矣欽此

書經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監察御史 臣 齊軾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  
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  
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  
言矣

臣 謹按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人臣之義也夫聖  
明在上明目達聰有嘉謀嘉猷之臣君則用之

有嘉謀嘉猷之告君則從之君臣原屬一體謀猷何必已出自後之臣子暗於大義欲以諫諍顯其直欲以君之聽信顯其榮惟欲立名罔思君德每遇事故先避嫌疑不知古之君臣一心一德何嫌何疑君有善則曰賴吾臣之助臣有善則曰奉我后之德皆出於至公之心而歸於大義惟君陳非獻諛之臣故能歸其美於上惟成王非導諛之主故能收其美於下而皆非常情之所能測也觀此一條正見其君臣相與之際相愛至深相責尤切葛氏以爲成王之失言

臣愚以爲所見有偏未盡允協也

奉

上諭爾所進君陳篇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一節昔葛氏謂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乃成王欲其臣善則稱君爲失言今爾謂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乃人臣大義而以葛氏所見爲偏朕觀爾所論亦尚未得其平蓋歸美於上出自臣子愛君之心則可若君以此導其臣則非取諸人以爲善之義葛氏所見亦自有理要之爲臣者當成君之德而不沽己之名故入則盡所

欲言出則不使人知而為君者則當納臣之忠旌  
臣之直揚其善於眾以昭廓然大公之量斯為上  
下交而志同義理兩全而無弊耳又嘗見人情品  
隲當世人物則罕所臧否以避嫌遠怨而尚論古  
人又往往過於搜求多為苛論殊非平恕之道此  
亦學者之通病不可不知因所論奏并及之欽此

詩經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壻

監察御史 臣 叢洞

朱子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  
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  
所安息也

呂祖謙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  
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  
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壻也方嘉之又規之者  
蓋臯陶賡歌之意也



臣謹按聖人奉天出治思與大小臣工共奠不拔之基而使天下永享昇平之福非徒欲其奔走承順緣飾文貌而已也必各出其中心之誠曲將其愛戴之忱不自安於怠緩悅從之習而卽以仰贊一人兢兢業業克艱厥后之美則治日進於熙明民日躋於康阜所以主臣道合庶績咸理萬年有道之長皆臣工忠愛之心有以襄其成也如假樂之詩稱願嗣主旣言其綱紀畢舉燕及羣工而因推言夫百辟卿士之所以仰答其君者且畧其鞠躬盡瘁之迹而祇述其

責難陳善之意謂其所為媚於天子者曰不懈于位民之攸暨蓋人臣之愛君若祇侈陳功德之隆道揚慈惠之盛此不過揄頌之文感激之情不可以為媚於天子也媚於天子者出於天性之不容已達於至情之不自知其所夙興夜寐篤棊不忘者惟是我后之社稷如何而靈長我后之土宇如何而鞏固我后之國祚如何而千秋萬年綿引於無替計惟天下之民飲和食德共享太平之樂則民不致有暑寒之咨而天子乃以適其泮奭優游之樂亦惟天子之心持

盈保泰不開燕昵之隙則一人不忘咨警之懷而民乃以蒙其懷保底定之恩故必天子之精誠常周於窮簷蔀屋之內誠求保赤之真時時與之關切念念與之維繫察其饑寒恤其疾苦補其缺陷均其樂利然後水旱不能災而陰陽不能賊為之民者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以生以養皆聖天子怵惕惟厲不自荒寧之心隱貽之利當世賴之後世傳之以為有道之聖人太平之天子此百辟卿士之所為纏綿篤摯而不釋於懷者也故曰媚也媚於天子者益

深獻納於天子者益切成周太和之治周君德之隆亦百辟卿士媚茲之心有以仰贊其盛與奉

上諭爾所進經義遵照朱子之說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但以愛言媚不足以履臣道之實而補出維欲其三字以不解于位專屬於君亦無以見君臣各盡之義以朕看來媚不得以愛言當作順字看不解于位不專指君亦兼臣說蓋謂君能盡道於綱紀以安其臣臣順天子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首  
休命以盡其職又且慎終如始君與臣各不解于  
其位此乃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之指與爲君  
難爲臣不易之言同是君臣交警之意人君以此  
能全君道人臣以此能全臣道君臣道合庶績熙  
明而民乃賴之以安息也朕意此經當作此解說  
欽此

史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檢討臣阮學浩

臣謹按功利之中於人心也久矣先儒謂訓詁  
詞章皆足害道然未若功利之溺人爲尤甚也  
今人發一念舉一事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功  
利之習深而所爲正誼明道之務循名則是核  
實則非身世之交受其弊也宜哉夫心術之辨  
不外公私兩端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  
者誼也道也皆公也緣是而志慮紛焉歆羨形

焉則憧憧擾擾悉功利之私而已其始起於自私自便之情而趨向既岐末流遂遠甚且踰閑蕩檢敗身裂名而無所顧惜莫非一心之馳騫階之厲也試觀士子讀書稽古其講明切究於平日果能屏除聲譽攀援之見否也亦有口不言聲譽而取聲譽者益工外若絕攀援而習攀援也愈熟此其爲學公乎私乎迨身列仕籍矣家室之經營遷除之計較猶顯焉者耳乃若有官守者盡其職而卽借盡職以梯榮有言責者盡其言而卽假盡言以希遇此其立朝公乎私

乎且夫天下之弊莫大乎共爲一事而陰判兩途旣已毫釐千里矣而猶矯托於道德性命之說以顯爲名高以致巧詐之術日滋嗜慾之機日熾久之聲應成孚波靡不返安得復有學問安得復有事功哉今使爲士者捐成心去故智羣以謀利計功爲恥則學校之氣靜矣學校之氣靜而人材不出教化不興者斷斷無之也又使服官者化其謀利計功之私各殫厥心各恭爾位不黨同不立異則朝廷之氣靜矣朝廷之氣靜而政治不底於清明風俗不歸於醇厚者

亦斷斷無之也蓋公私之界祇於立心之誠偽別之凡無所爲而爲者皆誠有所爲而爲者皆僞也設誠致行而勿以私僞雜乎其間明體達用胥不外此而求之矣夫周秦之際功利之錮蔽已深而仲舒乃能首揭正誼明道之指開西京儒術之先而上契孔孟之微言遠有端緒夫豈偶然也哉

奉

上諭董仲舒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獨指爲士與服古者言卽人君亦不可不深明

此意何也君有君之分分之所在卽誼也明王奉若天道卽道之當明者也一以功利爲念則雖急於圖治祇成驩虞雜霸氣習而不足語於純王之政矣至云有官守者盡其職而卽藉盡職以梯榮有言責者盡其言而卽假盡言以希遇似此居心臣子中未嘗不有其人但人君不可先以此心相待蓋君惟患臣之尸位素餐與緘默取容耳幸有能盡職盡言者而又預疑其梯榮希遇則逆億爲心豈不沮人奮勉報効之志乎朕待臣下從無成心而於此等情狀要自不爲所蔽孔子曰不逆詐

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朱子訓以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必如聖人之言乃為無弊是知挾術任數即屬功利之見亦君道之不可不察者也欽此

史

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給事中 臣 馬宏琦

臣謹按一成不變為法法者上與下共守之無容意為輕重者也而不能不奪於一時之喜怒

御覽卷之九十一 卷首  
喜而僭賞則倖澤者多怒而濫罰則抵網者衆  
書曰惟明克允又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大抵  
法有定而敕無定人主如欲以一時之敕易百  
年之法必有畸輕重而不自知者而其臣復畏  
威順旨緘默取容以成其失則詘法以從敕而  
法遂不信於天下矣唐太宗忿選人之多詐欲  
殺之以符前敕當是時意在示信罰在必行殺  
一有罪之人以明天子之果無戲言於理亦未  
爲大失而戴胄據法以爭卒能挽回前旨而不  
以沽直爲嫌維太宗亦虛懷無我樂其臣之直

言守法而不以拂旨爲忤使君臣之間而盡若  
此卽天下亦安得有冤獄哉乃未幾殺瀛州刺  
史盧祖尚大理丞張蘊古史稱祖尚奉使不行  
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可賞而不  
可殺者幸卽爲戴胄不幸則爲蘊古前後相懸  
迥若霄壤而其時顧寂寂無言者豈真法當其  
罪而無容言與抑嫌於黨援朋比而不敢言與  
魏徵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  
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夫太宗以一  
人之身始則求賢納諫舍己從人俾臣下皆得

以盡職繼則威刑自恣戮及無辜而臣下亦無  
敢據法以爭詎非善始者多克終者寡一時之  
小忿每足以隳百年之大法歟夫執法者臣職  
也聽其執法而不以救奪者君道也救不勝法  
斯忍忿存信而上下各有所守法不勝救則朝  
更夕改而前後兩無所憑他日太宗有云法令  
不可數變數變則煩更救百司詔敕未便者皆  
執奏其誠有所悔而善於補過者乎若夫古之  
聖王節喜怒平刑賞謹號令予違汝弼而一斷  
以法則又安有旣失之悔哉

奉

上諭朕按戴胄此對與張釋之論犯蹕事相似但釋  
之云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未免開人主妄殺  
之端不若戴胄所言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  
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持論甚正非釋之所及  
若唐太宗之爲人殊不可與漢文帝比文帝天性  
純粹以仁心行仁政乃自然不嗜殺者太宗則假  
之而已觀其推刃同氣骨肉之間尚多遺憾何論  
其他卽其納言從諫亦不過勉強一時而非出於  
中心之誠然安能久而不變此魏徵所以有陛下



欲善之志不及昔時之論也夫無始無終而自然  
純一自古惟性安之聖能之一有矯強則有初者  
必至於鮮終矣此則不可不勉欽此

性理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修撰臣金德瑛

朱子曰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  
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  
及乎

臣謹按周子此章蓋承上章無欲靜虛明通之  
說而反覆以盡其旨也聖人之心不以一毫私  
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湛如止水朗如明  
鏡而於天下之事感而遂通無所處而不當虛

之至故明之至焉蓋天下外物之累明者猶在後而疑心私意之發於內而自生其蔽者最爲切近而難知譬如人之目其遠可以見百里其細可以察秋毫雖有外物之障未必能阻其光之全也而惟纖毫之翳生乎其間則或至於尺寸之莫辨心之疑猶目之翳也欲目明者務去其翳欲心明者務去其疑有如事未至而先存圖度之心人未接而先存防範之術是之謂疑疑則虛靈之體蔽而又何以生明哉使或以此而用人旣已用之旋復防之或潛寓耳目於旁

觀左右之伺察將所用者亦自覺其信任之不篤而觀望牽制無以盡其材矣或以此而聽言未遽究其中之可否利害而形似之間疑其有所爲而發必至於避嫌拘忌而不敢吐其誠矣君子不能必人之不欺已而恃已之明有以勝之賢不肖可以交至於前而公言私言可以互入於耳確有所見不妨盡發其根株窮其底裏使不肖懷私之徒曉然於日月之不可欺雷霆之不可犯而斷不存二三之見以優游於胸中爲也况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

之意者開羣枉之門物先腐則蟲生宵小之類  
且有乘其疑而借以行其罔者豈非蓄疑敗謀  
其流必至於此哉周子之言曰無欲曰靜虛指  
其本也曰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破其妄也夫  
人有夜氣明而且晝則昏者夜氣之時虛而且  
晝有百爲之擾故也人有旁觀明而當局則誤  
者旁觀之心公而當局有利害之切身故也人  
有考古明而處時事則惑者鑒於前者心無愛  
憎而接於今者容有好惡故也惟廓然大公怡  
然順應情順天下之情而無情欲通天下之欲

而無欲乃稱聖人之明焉然而疑心之起往往  
展轉於不自知強制焉而不可欲緝熙於光明  
者其必由於學乎記曰清明在躬易曰君子以  
虛受人所以屏去本心錮蔽明之本體也書曰  
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記曰致知在格物果其熟悉古今之成敗遠  
邇之情形人心之真僞亦自可以臨幾而立決  
明之大用也惟明之量克充則疑之數自減體  
用備具疑復何自而生此治心之法卽御世之  
權也

奉

上諭聖人之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本見於中庸章句朕觀朱子語類中言此二句之義實有內外之分私意自內而生私欲自外而入所謂私欲者非但聲色貨利之類足以陷溺人心卽如耳目口體之在己身者不能戒謹恐懼易流入於非禮所當主敬存誠使無一毫之私也周子明不至則疑生義甚深遠與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旨相爲發明蓋逆詐億不信卽疑也先覺卽明也誠至生明自然無疑人惟不

能先覺故往往以逆億私心待人然亦有居心渾朴不存逆億之見而於是非情僞皆不能先覺者此又何益豈可與自誠明同語乎必如此其義始備欽此

御覽經史講義卷一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檢討臣陳兆崙



朱子曰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

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

臣謹按乾天道也君道也惟天發育萬物而物

無不受其生成惟君統理萬民而生成之功與天地參凡此皆乾道之大通而至正也故朱子謂乾道大通而至正一語渾括天人至明切矣下乃云筮得此卦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此解本文元亨利貞四字正面只貼占者講蓋易為開物成務之書故推而極之萬事萬物言以天道之至神君道之至聖皆必大通而至正而凡在生成之中秉皇降而遵王路者其可不勉乎如此說來方見天人上下一貫之理而諸儒便作四德解預奪文言地步者皆非也文

王繫辭自有文王之意孔子文言自有孔子之意俗儒必混而同之以文言四德硬作此處注脚則拘泥不可通而於所以勉占者之旨亦並晦矣然謂二聖人之意或有異同則又不可文王孔子皆從乾道之大通至正處設想文王渾涵其意而後繫此辭孔子分析其辭而直抉其意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只完得大通至正四字之蘊而意豈異哉所以必分析言之者渾淪處難以言名不得不借其辭而析之使人知所以求端而用力也以元亨利貞分配春夏秋冬者

以四時爲人所觸目而共曉也以元亨利貞分屬仁義禮智者以四端爲人所問心而皆具也無非欲以道之本然率百姓以共由而聖人之情見矣審乎此則一舉念之間而此念之始終卽元亨利貞在焉一出言之頃而此言之往復卽元亨利貞在焉故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言君子於此四德皆本乾德爲行將四字攝歸一字正要人不泥作四項看然則孔子文言已該於文王四字之內而文王繫辭已該於伏羲卦名之內不寧惟是乾之六畫

已該於一畫一畫者其中實也至健也其兩端  
平也至正也勿二勿三至純粹也有始有終無  
始無終至精微也堯舜曰精曰一曰中其即乾  
之一畫也歟

曰天亨味貞益說效又曰保于濟也四勝皆效  
曰天亨味貞益說效一山言之更而地言之對更  
謂其矣審乎地則一舉念之間而地念之成務  
無非為以故之本然率皆投以共出而望人之  
風心善雖皆善以四說為人視固心而皆具也  
以四部為人視雖日而其觀也以其事味貞也

周易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檢討臣朱璣

臣謹按敬者德之聚也德惟一動罔不吉敬該  
貫動靜聖賢之學徹頭徹尾無非敬也故曰敬  
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乾卦九三之  
爻辭言君子主敬之學也其在郭雍則以三居  
臣道之尊又當興事造業之任故終日乾乾法  
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之  
時楊萬里亦以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



何咎之有此皆就九三之位與時而言者也蓋  
乾者六爻俱陽之卦九三居下卦之上爲一卦  
之成下之上則高者近危卦之成則斷者必續  
三剛也九亦剛也以偏剛之才處近危之地又  
當斷續之際故必有乾惕之象乃能无咎惟是  
在天之運行未有已時君子之爲學以希聖君  
子之希聖以法天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  
不息自彊不息者卽乾乾夕惕之謂也曰乾乾  
者言不自一乾而已也曰夕惕者正乾乾之不  
自己也君子之戒謹恐懼日如是也夕猶如是

務使此心炯然不昧無造次顛沛之或違乃爲  
與天合德乃於九三之旨爲克盡不然君子以  
一身應天下之務非不欲稍自宴逸以偷一息  
之暇少自便安以求須臾之寧顧相欺於晨夕  
之內相匿於微渺之端則天下之業將有荒於  
此者矣况天命之難諶人心之不測旣不得不  
重畏於此而性之所以不偏命之所以不已又  
有不能自己於此者精神運則德業日新念慮  
惕則勲猷日起從未有克慎明德而隕獲於變  
故之來欽崇天道而不能挽夫循環之運者也

邵雍曰聖人之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  
事乎心也其所以善事乎心者尤在不敢忽於  
微而杜其漸在昔成周盛時西旅貢獒武王受  
之召公以爲非所當受而作旅獒一篇有曰玩  
人喪德玩物喪志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是  
皆本乾乾之義以陳告也厥後周公作無逸唐  
之魏徵作十漸十思以進皆此意也孰謂乾惕  
之心可暫時或弛哉

周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檢討臣陳兆崙

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  
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乾元天  
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  
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臣謹按此聖人欲明王道之本於天道而先著  
天道之妙所謂至德要道者也文王之繫辭曰  
元亨利貞意蓋謂占得此爻者當得大通而利

於正耳而孔子則析為四德又舉元以屬之乾而曰乾元者何也蓋以乾為天為君天生萬物君治萬民其根柢至約而功用至博何以明之則借文王所繫之辭以明之謂之元者天地之生理與天地之生氣相乘以運而渾渾然無始無終者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何以知其能始物蓋見之於萬物矣勾者畢出萌者盡達非物之能自出自達也必有所資以為始者則以為是元功也云爾故曰於時為春於人為仁而眾善之長也夫既曰於時為春矣將異

乎亨之為夏利之為秋貞之為冬而又曰統天者何也則仍於萬物見之草雖衰而復苗木既悴而還榮向之零落於風霜者忽燦然花葉之交映焉而此花與葉者非即前春之花與葉也而固不改花而易葉如謂元之德止於始物而已又孰為護之惜之至於歷千萬春而常如一春也則以為是元功之所統也云爾蓋天道有溫肅之異用而歸於好生王者有仁義之殊施而歸於任德故曰三皇之世如春又曰萬物熙熙如遊春臺此亦統天之義也孔子之作春

秋也與其作易傳無以異董子曰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胡氏春秋傳曰大哉乾元天之用也至哉坤元地之用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此以見春秋之旨與易傳合凡欲人君以仁愛為心而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久則與天地參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

人莫之省憂其議所以振貸之夫省疾苦固王者之用心也而急振貸非王道之本務也王道之本在乎明教化厚風俗睦婣任卹之行倡自士大夫而下逮於愚賤使人人自為養交相養而莫非君之有以養之何者教化行而風俗美也乾之始物非寸量而尺度之也王者體元非家賜而戶予之也故曰大也

宋國而只于之也對曰大也  
也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而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士大夫而平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本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人與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周易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編修臣羅暹春

孔穎達疏此二句釋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  
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  
形各得亨通無所壅蔽是其亨也

臣謹按乾元之德立於萬物之先渾然各足理  
無所分迨形質判而造物之用著矣然物號有  
萬各以類從飛與躍既異其情動與植復殊其  
質生生不已終古如斯造物者若有所區別於

其間而乾元究何所容心也蓋兩間無終秘之  
理理之發生卽有不得不分之勢試觀未有品  
物之始天以一元之德爲萬物所資根莖已伏  
形色未成洪纖高下無所著於耳目之間及陰  
陽之氣會於太虛布之爲油雲灑之爲膏雨導  
其生機紛呈衆象則天無或屯之膏物有乘時  
之智躍然競起森然羅列而欣欣向榮之概乃  
隨所值而皆是矣是物之生也生於不容已而  
品之分也亦分於不自覺理一而形殊不亦可  
卽乾德之亨而悟乾元之大乎且夫物之生也

待澤於天機隱而未宣情鬱而未暢其勃然之  
勢不能無所藉而呈而乾德之醞釀於無聲無  
臭者忽而爲雲忽而爲雨流通散布皆如萬物  
之欲以爲給而要成形之始其理固已備也是  
以布德行惠者法其意而行之敷愷澤於臣工  
百寮沐其優渥沛恩膏於庶姓萬國同其沾濡  
雖賢否秀頑民生異質剛柔強弱風尚異宜而  
肫誠無已之懷纏綿於方寸間者先有以爲羣  
生托命之原由是而行於朝施於野熙熙然各  
有以遂其生而民之被其澤者亦如萬彙含生

共冀甘霖之化蒼穹布惠均沾潤色之施雖欲  
名其恩之所自來究莫得而名之甚矣王道一  
天德也

周易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檢討臣蔣祖培

朱子曰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  
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  
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  
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臣謹按性命者凡物所以生之理各正者凡物  
皆全其所以生之理也太和卽性命之理醞釀  
於冲虛保合者永保此性命之理渾合於無間

而以完固其元氣者也要其所以各正而保合  
者在天地有至理在萬物有顯象在人事有實  
功蓋天地以一元之氣流行鼓盪於其間發舒  
之後繼以凝聚凝聚之後歸於完固四時日月  
各正其令錯行代明統會於和其理可以微會  
而默喻若夫萬物得天地之性順陰陽之和莫  
不各遂其生成若其性譬佳禾之由苗而秀自  
華而實此性命之各正也且草木之核謂之曰  
仁言其生理充足生意渾涵也更觀其顆粒勻  
圓皮理堅緻包裹完固若恐元氣滲漏不啻保

合之再致意焉不又物象之顯而可見乎至於  
人心具此生理進德而德必底於成居業而業  
必求其備如具肅乂哲謀之命卽爲貌言視聽  
之性所當各正者也稟忠孝友恭之命卽爲子  
臣弟友之性所當各正者也受駿奔謨謀之命  
卽爲股肱心膂之性所當各正者也惟各正其  
性命而後各成其爲物朱子所謂到這裏方成  
如百穀堅實了至各正之後則性命融爲太和  
如耳目聰明手足閒適舉動威儀則一身之太  
和也兄弟旣翕妻子好合則一家之太和也元



首明股肱良庶事康則天下之太和也又非因  
任已然也更必時時保護事事脗合使精神完  
固渾全無間自然隨感而應至於生生不已彼  
風動時雍唐虞之太和也而堯舜猶必兢兢業  
業欽以維持之關雎麟趾成周之太和也而文  
王武王敬止敬勝以培養之是以巍巍則天重  
華協帝皆其保合也純亦不已不泄不忘亦其  
保合也是人事之當然又如此且各正而後保  
合則其序不可越旣各正而又必保合則其功  
不可缺太和之中網緼已含蓄其性命則機緘

又旋轉於無窮然則各正也保合也乃天地萬  
物之自然卽爲人道之當然第天地無心而成  
化萬物有知而無能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彼  
衆人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雖具性命之理  
亦與昆蟲草木同游於太和之宇耳孰知有主  
乎性命之本一正而無不正操乎太和之源代  
天地而保合者乎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是惟聖人之責也夫

御覽經史講義

御覽經史講義

御覽經史講義

御覽經史講義

御覽經史講義

御覽經史講義

御覽經史講義

御覽經史講義

周易

保合太和

檢討 臣韓彥會

朱子云保合太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  
氲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及萬物化生之後  
則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

林氏曰生意凝畜而不滲漏化機內蘊而不外  
見則太和於是保合矣

臣謹按正蒙太和篇云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  
未嘗止息則知宇宙之大一和氣之所濩而布

也品類之盛一和氣之所生而成也在在皆性命之流行卽在在皆太和之洋溢何以論乾道之變化獨以性命之各正歸之利而以太和之保合歸之貞哉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惟靜專而後能動直地惟靜翕而後能動闢嘗推求其故而得貞下起元之說矣以四時言之元屬春而亨屬夏利屬秋而貞屬冬當正冬之令而一線添於短至冬之所以含春也以五行言之元屬木而亨屬火利屬金而貞屬水當水旺之辰而微陽肇於子半水之

所以生木也斯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剝極而復天地生物之心或幾乎息而有不息者存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之心不可見於靜極初動時見之仲冬之月所以律中黃鍾也淮南子曰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所鍾也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是爲氣之始律之元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蓋謂天地之氣行於十二辰而托始於子也

邵子之詩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  
方淡太音聲正希正謂此耳先王至日閉關君  
子齋戒掩身非以順時令而體天地之心乎夫  
天地來復之心在人則爲道心道心甚微故曰  
復小而辨於物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  
之微者以著推之語默動靜寤寐呼吸語卽流  
形者機而默卽保合者機也動卽流形者機而  
靜卽保合者機也寤卽流形者機而寐卽保合  
者機也呼卽流形者機而吸卽保合者機也歛  
之愈精則推之愈廣由是暢於四支喜怒哀樂

發皆中節而太和在一身矣由是發於事業政  
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  
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大樂所由  
與天地同和也而太和遍兩間矣要之天地以  
生物爲心是天地之仁也是天地之太和也聖  
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是聖人之仁也是聖  
人之太和也此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夫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編修臣孫人龍

朱子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

何楷曰健而無息之謂乾中庸言至誠無息者通之於天也自彊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爲法

徐覽經史講義 卷一  
天事耳始於不息終於無息故中庸於無息之  
下文而推原之曰不息則久自彊之法何如曰  
主敬君子莊敬日彊

臣謹按先儒謂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爲然雖一  
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自彊不息只  
是常存得此心使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是乃  
所以全天德之剛而體天行之健也蓋嘗思之  
乾象爲天此卦上下皆乾是天之行也天行今  
日一周明日又一周晦明寒暑初無停機消長  
盈虛絕無止境周流不息何其健也君子知吾

心之天理亦自有周流而不息者特恐爲私欲  
所勝而不能自彊斯天理遂壅遏而不行有時  
乎息矣是以法天之學必有自彊之道克己以  
復禮而制夫私者必不屈於私閑邪以存誠而  
制夫欲者必不屈於欲務使吾心之天理充周  
運行無少間斷庶幾純亦不已一如乾健不息  
而上合於天矣何楷謂自彊之法曰主敬良以  
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故由存養省  
察而極之不顯篤恭君子之莊敬日彊實爲法  
天行健之要法蔡清又謂自彊不息不外能行

四德蓋四德無所不該凡以全其天德之剛而  
已故必體仁長人而私意不能累嘉會合禮而  
邪僻不能干利物和義而物欲不能奪貞固幹  
事而偽妄不能叅夫然後吾心之天理充周運  
行而始於不息終於無息此君子之所以法天  
也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編修臣陸嘉穎

臣謹按兩儀之象自天始六畫之卦自乾始天  
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言其形則望之其色蒼  
然南樞入地中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  
度狀如倚杵此天之形也言其用則一晝一夜  
之間天行凡九十餘萬里則天之健用可知自  
古及今一氣周流循環無端一理充實於穆不  
已聖人不以因重之文象天而直著之曰天行

健明乎天之象如是則法天之象亦如是爾君子稟剛中之德澄心性之原辨理欲於幾微凜鑒觀於明旦以之修己則聖功王道不域於小成以之淑世則繼往開來必殫其願力蓋天之所寵錫者惟君子君子之所凝承者惟天天日運於穆清君子日強於宥密此豈贊襄之力所得助其高深者耶今夫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微忽不及察也然積時而日積日而月積月而歲皆於一息基之古之帝王一日萬幾寸陰是惜日新又新不遑暇食誠懼乎其息也

中庸言至誠而推極於維天之命易象言天行而實驗於君子之強君子之不息其卽至誠之無息歟嘗試以諸卦觀之震行於始坎行於繼艮行於終皆不若乾之自始迄終者可以見君子之全學加震於乾則爲壯加坎於乾則爲需加艮於乾則爲畜又不若乾之由內達外者可以見君子之純修若夫歸藏之首坤養之雖完而無以勵人事之始連山之首艮任之雖重而無以操天性之堅惟以不息者爲生息之機且以不息者俟游息之樂體乾之君子所由與諸



卦異耶是則有象以定一卦之義復有象以明  
一卦之用象詳而象略非略也聖人寓至詳於  
至略之中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至於  
不息之妙根極於時乘而自強之目則惟實行  
此元亨利貞之四德以上契乎天行文言又為  
之申其蘊矣惟君子之至健乃能與天合撰哉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編修 臣 林令旭

朱子曰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  
自強而不息矣

何楷曰健而無息之謂乾中庸言至誠無息者  
通之於天也自強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為法  
天事耳

臣謹按天人之際其理甚微而其象甚著天道  
者人事之準則也天無體以乾為之體健者乾

之德也乾德一於健故無一息之不周天德一於乾故無一時之或息君子法天之陽剛以爲健行之本晝有爲宵有作息有養瞬有存純乎理而不間以欲強自我勝何息之有乎夫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於博厚高明天人之撰不其合乎然天則曰行健而君子必言自強者天無心其潛運密移不外於一理於穆之所以不已也故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君子則必振作其精神故其強爲自強而非可諉於旁貸所謂未能無息而不息

者君子之自強也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然則自強之功若何不外於立誠而已矣誠則無貳無貳者天之道也是卽精一之傳而聖人所恃以基命宥密者也以之自治則自食息起居以至於視聽言動無往非實心所充積天德於以達矣以之治人則自班朝蒞官以至於用人行政無往非實理所彌綸天工於以亮矣故曰誠者聖功之本也夫易之爲書陰陽互根皆參伍錯綜以成其變惟乾之六爻則全體陽剛而無一毫缺陷之處故爲健之至若有一毫缺陷則

非乾矣故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  
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自強不息之謂也董仲舒  
曰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不善  
在身如火銷膏而人不見也程子曰人情纔檢  
束則日就規矩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是知天下  
之物不長則銷人心之靈非強則息其間不容  
呼吸學者且然况於人君處宮闈之邃極富貴  
之崇倘非有以自強其不安於逸欲者少矣是  
惟緝熙繼續日新又新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昔魏徵告唐太宗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  
社永固堯舜所以太平實用此法此數語卽自  
強不息之道唐太宗能受言而不能躬行所以  
貞觀之治遠遜於唐虞則所謂設誠於內而致  
行之誠有一刻不容自寬者矣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編修臣姚廷祐

何楷曰中庸言至誠無息者通之於天也自彊言不息者法天之事也始於不息終於無息故中庸於無息之下推原之曰不息則久

臣謹按理欲之消長人心之邪正所由分政治之得失所由判也故宣聖於乾卦大象首揭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誠以王者承天命凝天庥則必體天之心以為心而後起者不得

而淆於中法天之德以爲德而攻取者不得而乘其間夫所謂天德與天心者何曰健而已矣健自無息而已矣夫天人一理也顧理之在天者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自開闢以來常如一日也而理之在人者智故深而靈明之體有間焉匪幾貢而皆備之良或缺焉自受中以後不勝其變遷者無他安肆之念日滋而自彊之氣中衰也是以法天之君子有生知之質而不敢自恃也聰明萬倍於衆人而夙夜之精勤視修士爲更密有安行之德而不

敢稍康也奮庸足以熙帝載而宥密之單心較下學爲加嚴務使天之所以予我者一理渾然衆欲退聽一如日月之運行而繼照者長明矣一如寒暑之推遷而往來者不匱矣始以不息者殫厥功終以無息者幾於化始以法天者程其力終以配天者成其能然則自彊之功顧不大哉故世有自彊之君則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凡所以敷政寧民者務爲可久可大之業而不敢稍涉於偏安所謂勿逸日逸者此也世有自彊之臣則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凡所以宣猷贊

化者務為百年必世之謨而不敢偷安於旦夕  
所謂謨明弼諧者此也然則自彊之道奈何堯  
之欽允禹之幾康湯曰日新武曰執競凡以云  
敬而已敬則彊彊則健健則與天同運而又何  
息之可言哉此即邳隆之世所以重熙累洽享  
萬年有道之長者胥由此也歟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編修臣積善

臣謹按聖學首重法天而天人之默相契合者  
非徒在形迹之間也蓋天本至誠故氣化推行  
而運旋莫滯君子存誠故夙夜黽勉而精進無  
窮則其基命宥密而日進无疆者實與穹蒼之  
體有同運竝行者焉乾象為天浩乎廣大矣然  
其運行則有常也晝夜相推寒暑相嬗即一息  
之間未嘗或停焉何其健也君子觀天道之流

行而日新之功因之起矣主敬而怠不形存誠而欲俱泯策勵之精神貫徹於無間久之而天理常存周流不息矣此盡人達天之學也臣伏思之日彊者君子之功效必操之於已神明所注獨秉其嚴恭詣力所存不懈於動靜常若有一息之稍緩而不能一事之稍忽而不可者如是以窮理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如是以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惟在自勵而已故不曰日彊而曰自彊也無息者至誠之道蓋德無不純故運無或息此不待勉強而自與天爲一者也然

未至於純必用力以幾於純故由一念以至一念由一時以至時時密其功焉則可大可久矣是純粹之脩先於深造基之也故不曰無息而曰不息也夫天之健不可見於其行見之君子之自彊不可見於其不息見之天道迭運而不窮君子之學亦與時而俱進夫是以亶亶焉勉勉焉惟奮往以圖功斯德崇而業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行健之謂也文王之德之純不息之謂也斯天人合一之學聖人首於乾象著之與

此處有極淡的印文，內容與正文相似，但非常模糊，難以辨認。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檢討臣張日舉

臣謹按易象此言見君子為學之密也蓋士希

賢賢希聖聖希天君子之德至於合天而學之

功始盡要其所以合天總一乾乾不息之誠而

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春生夏長秋歛冬藏二

氣之布於四序容或不齊而一理渾然無時不

貫乎其中周子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

靜互為其根於以見天德之至健而無一息之



或停矣其在生安聖人所性而有德無虛假自  
無間斷如文王之德之純是也然聖人全體一  
誠君子欲臻夫誠端由自彊不息始而自彊之  
道則必合動靜以致其功意念初萌善惡攸分  
大學之言獨中庸之言隱微通書之言幾皆謂  
此也於斯不謹將潛滋暗長而不能以自己夫  
惟內省不疚健以致其決於心有難慊之處極  
力克治不使纖細之或留則所存皆天理之正  
又於其中密之又密戒慎恐懼之功無時稍懈  
卽極諸不睹不聞之際亦若有鑒觀之在前明

旦之足惕者天理之淵涵自漸進於熟矣夫人  
惟一心而外物之相攻每百端屢試而不窮無  
論貨利聲色皆堪爲累卽意見之偏氣質之私  
苟不能砥礪涵養而歸於中和未始非離道之  
漸故學問疎忽之端實天理間隔之隙也君子  
之自強必使心超於事物之表而不至少有所  
屈又必使心純乎義理之正而不肯少有所離  
乃可謂之善法天焉若夫自彊之方當以敬爲  
本商頌云聖敬日躋記曰莊敬日強則敬者聖  
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敬則中實而客感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私難入敬則中虛而偏倚之見悉化先儒於此  
論之詳矣其言主一無適恐念之或馳也其言  
整齊嚴肅恐意之或肆也其言常惺惺法欲此  
心觸處而各照也又言其心收斂不著一事欲  
此心粹然而永謐也是皆爲學之要而君子之  
所宜守者歟誠由此而日勉焉自勝爲強內除  
朋從之擾無慾則剛外絕非僻之累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奏假形無言之化篤恭運不顯之神  
聲臭俱泯通於帝載則始爲法天之君子終爲  
合天之聖人也已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監察御史 臣黃元鐸

臣謹按人心與造化相通而天理之流行必期  
於無間恒性爲陰隲所賦而聖學之終始尤貴  
乎能純故法天以治躬斯繼天以立極基命宥  
密不外於就將緝熙厥修乃來皆因夫遜志時  
敏古之聖人成位乎中而德性渾全無非體天  
之心以爲心者也孔子玩易之大象而繫以辭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其斯爲善於法天

乎蓋天爲乾象六畫皆奇上下皆乾陽之純而健之至故不言乾而言健健卽乾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氣之運行一日一周亘古不息則健莫健於天矣夫天道無爲人心有覺秉五常以植性而元亨利貞之理畢萃於厥躬天德本甚剛大也無如育生以後氣稟拘之私欲蔽之聞聖道而悅見紛華而亦悅天人交戰而德之剛大者遂至於柔靡惟善法天之君子精其識以辨危微之介定其力以嚴邪正之防瞬有存息有養晝有得宵有爲

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自勝者強此之謂歟蓋體仁足以長人而民爲吾胞物爲吾與不使惻隱之意或害於貪殘斯依仁而仁不息矣嘉會足以合禮而謙尊而光卑以自牧不使恭敬之良或傷於惰慢斯崇禮而禮不息矣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而利物足以和義斯義不可勝用而羞惡之心不息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而貞固足以幹事斯智無所不周而是非之心不息矣夫息由於不強自強卽能不息而自強之爲功要不過主敬與存誠而已敬爲德之聚聖學所以

成始成終也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文之小心翼  
翼武之執競維烈莫非敬以直內者書曰君子  
所其無逸禮曰君子莊敬日強與易豈有殊旨  
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穆不已天之道  
也純亦不已聖之修也中庸言至誠無息則自  
強即至誠矣君子之心又豈異於天心耶臣愚  
以為天德王道初無二理修己為治人之本聖  
功為啟化之原學優入於化神世自臻於熙皞  
古人之治益求治安愈求安者皆本夙夜之勤  
以致之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則法乾以自彊

不息者即法坤以厚德載物又何難參贊化育  
輔相裁成而成位乎中以立極於萬世哉

神休然而然於中則立於外而於外則  
不息者則也此以氣論之則又所謂參贊於育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監察御史臣包祚永

朱子曰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非至健不  
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  
彊而不息矣

臣謹按朱子言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蓋  
天德人欲不容並立人欲勝則天德潛消矣天  
德勝則人欲退聽矣所謂天德者何剛健之本  
體也人欲者何宴安之私情也昔之聖人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其至誠無息者固已與天合其德矣而萬幾在御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或宵衣而旰食或夕惕而朝乾敬終如始惟懷永圖此其所以天道運於上人事勤於下而萬年有道之長直以一心基之而有餘矣後之人主逸豫是安燕昵是好惟耽樂之從則是始之以憂勤者而或繼之以縱弛矣終之以怠荒矣將見整飭有爲之念日以益懈而委靡不振之氣卽日以相乘其弊必至於政治日非幾務叢脞而不可爲矣此所謂人欲之私也可不戒哉君子惟

奉天以出治其法天之學亦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日進於高明勉強力行則日進於光大彼其精明強固之志矢之一日而可以持之終身者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自彊之義也自彊之功久而益熟天行無一息之停斯作聖之功亦無一息之輟傳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此不息之義也要之自彊者奮往之力不息者堅持之效自彊之力日積而月累不息之效卽悠久而無疆詩曰聖敬日躋書曰日昃不遑

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又曰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以匪僻之干無自而入此數說者辭雖不同然其實與自彊不息之理固有相為渾合互為發明者此天人之間同條共貫而盡人之理即可以合天矣故聖人於易之乾卦首以示人

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監察御史臣黃登賢

臣謹按健者天之性強者人之德本自彊之德以符行健之性斯天道無終始人心無絕續而人以合天之學於是乎備子思子言至誠無息又曰不息則久言無息者即不息之積而至於久也又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言體天德之全則發見於外者自極其盛而不可掩也要其所以進乎此者則有道焉曰主敬而已矣蓋人之

徐賢經史詩事 卷一  
心敬則日嚴不敬則日肆肆則人欲熾而天理  
熄雖偶而存之不能守也嚴則天理全而人欲  
遏雖交而引之不爲擾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庶  
幾能自強者然猶未能純乎不息也記曰君子  
莊敬日強詩曰於緝熙敬止斯則自強之實而  
不息之明驗也自古聖人繼天立極以成博厚  
高明悠久之治者道無以易乎此或者謂戒懼  
慎獨下學之功非上聖之事從容中道之聖人  
仁之至義之盡不賴勇而裕如者其說是已而  
其理實有未盡古所謂性之之聖莫堯舜若矣

然且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三代哲王歌於  
雅頌者亦惟明其敬之躋德之純焉豈非生安  
之聖人亦日事於戒懼慎獨而瞬存息養無一  
時之或間者哉然則君子之所以效法乎天者  
不外乎一敬而由敬以馴至於誠則所謂純亦  
不已者而君子之德一天德矣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不日而復其德也

周易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編修臣李清芳

程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進退動靜必以道也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臣謹按見龍在田德施既普矣如何又有反復之事蓋天下之理事非一日而成人非一日而信其中間自有轉折譬之天欲曉而反暗也乾到二爻雖已德照天下然到三爻又經危懼所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以操心危而慮患深而能勝天下之重任也前  
之所得平易正直之理猶未周於用必險阻備  
嘗情僞盡知而理之精微曲折洞悉而用之不  
窮也此所謂反復道者也其猶人君當卽位之  
初立綱陳紀施政造事各得其宜沛恩膏於宇  
內敷德澤於海隅而其間值有旱潦不時豐歉  
不一猶當經營竭蹶而不遑者無非天之仁愛  
人君欲使之憂勤惕厲以臻於至治之極也善  
承天者知天之意乾乾反復不敢以怠荒之心  
處之不敢以苟安之氣居之爲善必堅致治必

力用人行政必求乎大中之理措置施爲必合  
乎至當之規惟恐一事之稍涉於偏一人之或  
失其所一方之或曠其澤兢兢業業無一息之  
少懈而布德施惠湛恩洋溢則天心克享而治  
平可致矣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  
堯有欽明之德湯有日躋之敬警懼不怠恭惕  
罔斁所以能開中天之景運造百世之丕基而  
巍巍之治功垂於無窮也聖人繫易於德施旣  
普之後而曰反復道者其旨深哉

普之德而曰又其德者其言對也  
廢難之命也垂其無窮也聖人觀其效而  
國輝烈以垂萬世天之象數也百世之公基而  
莫不為之德也百世之公基而莫不為之德也  
平百姓矣昔漢高祖大平之末也序士平之早也  
少而而帝德惠也其益也天必克享而帝  
夫其德一丈之如觀其戰戰兢兢業業無一息之  
平至當之賦辭恐一事之誤也故論一人之德  
也其人其德必求乎大中之野昔晉武成必合

周易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  
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監察御史 臣 劉永泰

真德秀疏曰四德之說朱熹盡之然天無心而  
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  
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穆之命終  
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  
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  
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  
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  
非惻怛卽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  
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卽  
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  
物者皆合於義卽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  
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  
事卽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人

之與天豈果二乎哉而况人君有天之德又居  
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  
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旣溥物還復寂  
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  
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強不  
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  
與天同功矣

臣謹按人君秉剛健之德居九五之尊原與天  
行同體者也而所以行此四德者要本於自強  
不息之乾如善端萌動者元也必須生意充滿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無一物不資之以爲生而始爲體天之元如善  
端發達者亨也必須雲行雨施無一物不實被  
其澤而始爲體天之亨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  
利也必使性命各正無一物不遂其欲斯爲體  
天之利心旣溥物還寂然者貞也必如太和保  
合無一物不包其內斯爲體天之貞朱子旣經  
詳註於前真氏又復義疏於後誠有見於天人  
之道原自脗合無間惟此剛健不息者循環無  
窮初不容有一毫之私欲以雜於其間也不然  
私欲之念稍有未絕則天德之真無由盡純仁

或過於姑息義或傷於激斷禮或涉於虛文智  
或流於苛察而欲終始萬物與天相合也難矣  
信乎天行健天之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  
乾也此大人與天行同體者所以與天地合德  
乎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周易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  
利貞

諭德 臣 覺羅蘇岱

孔穎達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者自此已下明  
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體包仁道汎  
愛施生足以尊長於人也仁則善也謂行仁德  
法天之元也嘉會足以合禮者言君子能使萬  
物嘉美集會足以配合於禮謂法天之亨也利

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  
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貞固足以幹事  
者言君子能堅固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幹濟  
此法天之貞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  
利貞以君子之人當行此四種之德是以文王  
作易稱元亨利貞之德欲使君子法之但行此  
四德則與天同功非聖人不可唯云君子者但  
易之爲道廣爲垂法若限尚聖人恐不逮餘下  
故總云君子使諸侯公卿之等悉皆行之但聖  
人行此四德能盡其極也

臣謹按天人之分雖殊而天人之理則一蓋天  
以四德賦之於人元亨利貞命也仁義禮智性  
也天理本全而無少欠缺乃人所同具者但衆  
人拘於氣稟蔽於物欲遂或失之唯君子能體  
乾之健法天之剛務使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  
道是天下之至健也本此健以體仁嘉會而行  
此仁禮之德本此健以利物貞固而行此義智  
之德靜焉一健之立其體動焉一健之致其用  
可見乾卽至健之君子而元亨利貞卽君子之  
四德是以朱子曰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

曰乾元亨利貞

乾元者天之元氣也聖人法之始也故曰乾元  
亨利貞者天之德也聖人法之終也故曰  
曰乾元亨利貞曰其亨之至也夫以  
曰乾元亨利貞曰其亨之至也夫以  
曰乾元亨利貞曰其亨之至也夫以  
曰乾元亨利貞曰其亨之至也夫以  
曰乾元亨利貞曰其亨之至也夫以  
曰乾元亨利貞曰其亨之至也夫以

周易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

編修臣沈景瀾

朱子本義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  
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  
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  
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臣謹按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元亨利貞天之教  
也仁義禮智性之德也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謂道陰陽之  
樞紐天命之本也所謂善天命之流行性之原  
也所謂性流行之各正善之實也性之原純粹  
至善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在天者無一息之絕  
續善之實各正性命元爲仁亨爲禮利爲義貞  
爲智在人者無一理之虧欠故曰天地之性人  
爲貴然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氣質之偏也百姓日用而不知物欲之累也聖  
人者法天之行以合其德是故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君子者明善復性學以至

於聖人是故仁義禮智根於心且夫心者性之  
體仁者心之主也是故仁爲人心此心在天地  
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濟物之心  
體仁也者體此心也程子曰公者所以體仁朱  
子曰切脈可以體仁蓋已私所蔽非公不克脈  
氣所周非切不知聲色嗜好皆已私也甚於風  
寒暑濕之見侵天地萬物本一氣也不異筋骸  
血脈之交貫是故爲仁必先克己去其病吾體  
者也病去則元氣充周已克則生理洋溢愛人  
濟物胥此生理也夫是以能長人若夫天高地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下萬物散殊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是爲仁之節  
文人官有能物曲有利義以和之使無乖戾是  
爲仁之裁制貞者無邪固者可久知而守之以  
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業是爲仁之藏用是  
故天以元而始人以仁而生聖人以體仁而長  
人仁義禮智雖分四德統而言之仁足以貫  
之矣臣故推之於陰陽之始申之以繼成之說  
統言四德之全極言仁道之大更廣釋經之義  
而爲四德之贊贊曰

皇矣上帝降衷下民五性斯具莫尊惟仁惟仁  
在天爲物資始希天者聖仁則其體其體伊何  
方寸盎然髮膚萬彙筋骸八埏如日之煦莫溫  
匪春如醴之汎莫甘匪醇孰是顛連而膜而膈  
痼瘵乃身自古在昔

天地旣位高卑以分秩之惟禮有美而文匪文  
弗美曰觀其會三百三千合之爲貴昭蘇品彙  
亨其發揚德產精微煥乎文章爰制其中克明  
克備或則俯之或則斯跂松柏之茂竹箭之敷  
有心有筠亶其然乎

有物芸芸曷生而遂分各其羣聚因其類爾求

爾欲利則往來調之劑之義以化裁譬彼和聲  
八音有律磬管笙鏞克諧以一亦有和羹五味  
必滋鹽梅之用鼎鼐是宜惟和惟義惟天之利  
同收於秋物安爾位  
惟珠在淵載含其光惟智有府神明是藏如乾  
之專如坤之翕虛靈有宰萬事以立仰惟元化  
運物成功不有其貞孰始以終有聖如神繼天  
秉哲挈彼金繩何微不徹貞又生元若旋有軸  
智則顯仁其道爲復

周易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編修<sub>臣</sub>李錦

程子曰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長之道足以長  
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

朱子曰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  
足以長人

<sub>臣</sub>謹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以生者  
也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而元無不統其運用  
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

人之心其德亦有四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是仁爲天地之心而人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則仁爲人心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元而論人心之德者則曰仁唐李鼎祚曰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元爲善長仁主春生宋朱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於兩間者仁而已項安世曰聖人之仁卽天地之生皆是此意與程子所云體仁體元也之義互相發明然文言傳不曰體元而曰體仁者元是

善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是天德之自然也仁爲人心誠能體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是人事之當然也故不曰體元而曰體仁也夫仁而謂之爲體者朱子言以仁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我之體便都是仁故謂之爲體仁體仁仁之至也是以中之所存無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君子則溫然愛人之心此心之體無不在此心之用無不行是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

其足以長人也必矣繫辭傳云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守位曰仁又云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其義如此而程子所謂體仁爲君長之道足以  
長人者以仁爲治天下之本而爲君之道在體  
仁也

周易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檢討臣朱堪

臣謹按仁爲衆善之長故足宰制羣倫爲天德  
之元故足覆冒萬國天下之大人類之繁人主  
以一身統御其上經之爲文緯之爲武慶之爲  
賞威之爲刑其設施至多術矣而總以體仁該  
之今夫天以生物爲事而已春生之德盎然而  
不可窮於是夏長之秋肅之冬藏之而生之理  
以全人主以愛天下爲事而已仁愛之心殷然

而不可解於是義宜之禮理之智別之而愛之事乃足此仁所以總義禮智也顧仁之爲說以愛言者不足見仁體之真韓愈博愛爲仁之說是也謝良佐之徒又離乎愛而以知覺言以爲四體偏痺爲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然則痛癢皆覺豈得盡爲仁者耶朱子嘗謂二程之前學者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止作愛字看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然亦不免有弊則指以知覺言仁也朱子訓仁曰心之德愛之理言心之德則可知其四德無不包言愛之

理則可知其公溥明通莫非所以究其惻隱之量而仁之說乃爲無弊至若體仁之方則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是蓋人其質也仁則其生之性公則無私也人無私欲則生意常存而能愛矣人主無私欲則無一事一物非吾生意之所含而能愛斯能長人矣或曰天下之人皆其所長則天下之人皆可一視也臣又以爲不然天下之人有正有邪人主之心宜有愛有惡故惟仁人能愛人惡人此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所以爲知仁之合一也但邪者易投正者難合

則人主之心恐有時而或移朱子曰常存此心  
遇事照管不隨物流去雖不中不遠是又在主  
敬致知使道心洞然表裏融徹凡人之至於吾  
前者合乎天理之公則好之入乎人欲之私則  
惡之合乎天理之公雖有無心之過不可以輕  
棄入乎人欲之私雖有小忠小信不取也由是  
而天下翕然不仁者遠人人出於至公物物有  
其可愛惠政充盈和氣洋溢皆一人體仁之所  
致也足以長人詎不信歟

周易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監察御史<sub>臣</sub>馬丙

伊川程子曰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長之道足  
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之謂體又徐  
氏幾曰體者以身法之也仁乃天地生物之心  
君子能體之以身則念念皆仁而有博施濟衆  
之功故足以長人如克長克君之類是也

<sub>臣</sub>謹按周書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父母

徐賢終身詩言 卷一  
斯民之責天與君子共之者也今夫天下之人  
衆矣天下人之待長於君子也亦甚殷矣東西  
南朔咸深望澤之心侯甸要荒羣切邀恩之想  
君子以一人而欲胥天下而長之也不亦難乎  
然自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疑以來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則仁非生人之所藉以立命者哉試  
觀君子父乾母坤而藐焉中處知夫仁也者天  
德於以統也萬善以爲長也民吾胞而物吾與  
其於仁也殆以一身體之裕如矣蓋其旦明之

下無戲渝無馳驅應酬之際無畔援無歆羨固  
已全乎仁之本而周乎仁之量焉由是仁與身  
合而身外無仁身與仁一而仁外無身仁卽體  
而體卽仁動念而見天地之心措施而大慈祥  
之念一人之哀懼愛欲莫不聯物我於懷來百  
姓之宴樂憂傷莫不縈至人之寤寐浩浩乎天  
下一家也萬物一體也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矣  
蕩蕩乎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生  
成之量普於海宇矣彼程子以君長之道比之  
徐氏以克長克君類之誠不誣耳然後知天高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地下萬物散殊彼蒼有生物之心足以包含乎  
百族君子有法天之用足以合撰於兩儀芸芸  
之衆得天之元以資始者實藉君子之仁以長  
養矣此其所以爲九五之大人首出之天子而  
爲萬國之所賴以咸寧者哉

周易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編修 臣 王錦

臣謹按純陽爲乾其性至健其象爲天聖人繼  
天立極則乾又爲君道元亨利貞文王只爲占  
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而天人胥貫焉  
四德之在天者自萬物資始以至雲行雨施品  
物流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皆自其生成萬物  
言也四德之在人者則元爲善之長亨爲嘉之  
會利爲義之和貞爲事之幹仁義禮智皆根本

於元亨利貞惟君子實能以此四德敷而布之於天下而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事此自其統治一世言也然天下無無體之用其措之一世者皆其體之一身者也故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夫然而天德王道合而一之矣夫易有渾言乾者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有合言四德者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是以元而貫亨利貞也此則以元亨利貞統之以乾蓋乾惟至健故能有元亨利貞之德君子亦惟至健故能行仁

義禮智之德自強不息者所以法天行之健也惟君子能自強不息亦惟自強不息乃成爲君子而君子一乾矣故朱子語類謂文言以乾字當君子也朱子又謂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仁義禮智皆性之德君子行此四德君子之盡性也抑臣謂君子行四德於一身者乾君子體四德以措諸天下長人合禮和義幹事亦總此乾六爻言乾者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然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日終始則元亨利貞悉貫之矣然則潛見飛躍各以時分而乘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六龍以御天者無非行健之意也夫

周易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檢討臣趙允涵

朱子本義云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程傳云必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臣謹按此指自強不息之學以証經文即見天人合一之理也蓋四時具而後成歲四德備而後為乾一時不具則歲功有虧一德不全則乾行有間天道遠人道邇觀人事之周流可以見天工之運用亦顧其行之者而已夫體仁足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德者皆本於天而賦於人則凡爲天之所生者莫不有是四德孰不當體而行之然而匪易易也或囿於氣質之偏或蔽於物欲之累行此則遺乎彼始行或怠於終豈四德之難行果如是哉不健故也健由剛出剛自乾生惟君子全體皆乾故無往非健也其於四德以洗心藏密者行之則彰施凜諸寤寐以真實无妄者行之則繼續愆於幾微仁育義正有循環迭見之功禮卑智崇有條貫互施之妙無事之

時存諸中所以立其體有事之際推諸人所以達其用動而作靜而思思所以慮善而動也守其常達其變變猶是不離乎常也非不有聲色嗜好之間吾行非不有辯言邪說之撓吾行而君子一以精明強固者主之是故由存及發無一事之或違自始至末無一念之不謹非至健能如是乎以健而貫於四德之中卽以乾而周乎四時之運也經文所爲元亨利貞冠之以乾職是故爾則知賞不僭刑不濫一春溫秋肅之爲順人情達物理一長養收藏之象天以於穆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不已者行之於施生而君子取以爲法君子以  
自強不息者行之於內外而天地賴以成能所  
謂財成其道輔相其宜者此物此志也所謂以  
天自處與化同流者亦此物此志也天人合一  
之理不於是而並著哉

周易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監察御史 臣 趙青藜

臣謹按天之於人莫不卑之以固有之性故人  
之所受於天者其理皆備本無不足而實能盡  
乎人而全乎天者蓋難其人要惟體之以心驗  
之以身不辭勉強之勞不希自然之逸而盡性  
至命之功見焉是非與天爲一者未足以與乎  
此也夫元亨利貞天道之本然也仁義禮智人  
性之自然也養其自然而因以不拂乎其本然

則天德全矣而無如人之不能行此也或近於  
愚或偏於柔則氣質拘之矣或誘於外或搖其  
內則物欲蔽之矣賢人由之而不至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四德未嘗一日或息於人心而實則  
未嘗一日能行於天下求其以天合天無虧性  
始者誰哉惟夫自強不息之君子得於天者既  
全而成於人者復至稟於性者無缺而閑其心  
者又嚴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以立其本感而  
遂通因物付物所以達其用兼容并包不遺一  
物所以窮其大極深研幾無幽不燭所以究其

微時而體仁嘉會則度量之寬洪足以普覆冒  
身心之秩序足以廣節宣斯仁禮之德行矣時  
而利物貞固則油然各得其分者乖戾於以潛  
消確然不易其守者推行自能無阻斯義智之  
德行矣是故人之不能行四德者非必其無一  
時之能行亦非必其無一事之能行也時時行  
而有一時之不行卽此一時之理息矣事事行  
而有一事之不行卽此一事之用虛矣君子則  
貞之以百年而復持之以瞬息存於暇豫失於  
造次者無有也凜之於艱鉅而復察之於纖悉

行覽經史講義 卷一  
謹其大端畧其小節者無有也潛見惕躍飛亢  
皆與四德相周旋剛健中正純粹莫非四德之  
呈露若此者非由其法天行之健以全天德之  
剛而能如此哉蓋元亨以爲始利貞以爲終而  
乾則徹始終而無不在元亨以爲通利貞以爲  
復而乾則貫通復而無不周故一言乾而元亨  
利貞舉之矣元亨利貞之外不能有所益此四  
德所以合天之撰元亨利貞之原不能無所受  
此乾行所以總造化之樞非乾無以統四德非  
君子之體乾無以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厥

有旨哉抑嘗思之乾之所以至健者不外靜專  
動直而靜專者健之體動直者健之用是靜又  
主乎動者也後儒謂聖人主靜立人極又曰無  
欲故靜然則體乾之君子其必制私主靜而後  
能配天行之健哉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周易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朱子曰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

何楷曰道止於中中寓於庸庸者常也平無奇  
之名言必有物無苟高也惟其信無擇言矣行  
必有則無苟難也惟其謹無擇行矣信謹誠也  
天德也一實焉而已

臣謹按乾之九二傳稱龍德宜乎神不可窺化  
不可測矣何以推其德之所由成僅於庸言庸



行致功也蓋乾之德行恒易易者庸之謂也造化惟庸故天行常健聖學至庸故經德不回人倫日用之事衆人視爲無奇每忽不及計聖人見微知著常不敢自安是以修德之時於言行得其大概言行之要於信謹持其大端而要於至庸之處審其幾焉卽如一言也如心而發謂之實心當理而發謂之實理若喜新而厭故則未言之先其心已妄而言之能無虛僞乎一行也期可久者由於體驗期可大者本於小心若矯情以立異則未行之先其心已肆而行之能

免軼越乎此固不信不謹之過且亦不知大中之道卽在乎庸也惟盛德之至者知出乎身而加乎民卽於一言肇其端發乎邇而見乎遠卽於一行基其業不以常理寬吾心而恒以常理糾吾心凡其所言無論輕重必擬之而後言內不欺已外不欺人表裏如一所謂信也凡其所行無論大小必議之而後動旣圖其始復慮其終始終如一所謂謹也事爲夫婦之所與能功惟夙夜之所獨密迨至無言非信無行非謹天下相驚其異而聖人止見其常聖人自安其常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而天下亦不見爲異是誠庸德也而卽龍德之  
正中也乾之九二其所以成已而裕成物之量  
者如此

周易

閑邪存其誠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朱子曰无斃亦保之意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

臣謹按誠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聖人於乾  
卦首揭其旨以開心學之宗直指其功以明純  
德之詣固體備於已而不容一息之稍間者也  
夫心統性情萬善畢具賦畀之始誠本自存迨  
形生神發而後天道之自然必盡以人事之當

然而理乃全備於吾心故秉乾德之大人庸言必信庸行必謹以求盡乎其誠而猶恐有不信不謹者以間之於是乎有閑邪之功焉閑之云者非制防於一時也蓋至靜之中靈明內照私意纔萌卽自覺察則閑邪於內而私無自生無私之體於以立至定之際安止不遷物欲甫乘卽自決絕則閑邪於外而妄不得入无妄之源於以清如是則人欲滌盡此心中無二無雜萬理澄然一言一動皆見天心而誠有不自存者乎顧閑邪一語意似直截功極嚴密朱子謂爲

无斁亦保之意深見夫理欲之交危微以判此心操省不容稍間在聖人純於天道則爲無息之功在學者敬勝自持則爲常惺之法昔程子有言曰敬勝百邪謝良佐亦曰敬是常惺惺法此以明下學之修惟主敬乃能閑邪中庸言戒懼而繼以慎獨集註謂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固卽此意也是以聖人於乾之九二旣揭出誠字於坤之六二卽說出敬字明乎理實則誠乾之道也心虛則敬坤之道也主敬而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誠自存是下學而上達盡人以合天者也此天地自然之理而實吾心不易之則日用動靜無時無地不當如是其功不亦嚴密之至乎在聖人申明爻義以信言謹行固已修德於已而猶不自滿假從事閑存所以盡成已之詣而推極其旨則天地之精蘊理學之淵源王道之全功胥不外此一言焉此閑邪存誠爲盛德之至也與

周易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給事中 臣 胡寶瑑

臣 謹按誠者聖人之本德之所以日新業之所以富有無不主於一誠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天道人道惟此真實无妄之理存之爲天命之性發之爲率性之道而君子之進德修業無不於此兢兢焉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基旣立則日進於崇高本不搖則胥歸於篤實故朱子本義謂忠

信者主於心而無一念之不誠修辭者見於事而無一言之不實蓋人之一心具衆理而應萬事內主忠信則中之所涵既無虛假自無間斷由是而發之爲言言者心之聲也心無不實則見於事者皆其所性之理而辭自歸於肫篤誠之所由立也誠立而所以進德者此也所以居業者此也蓋徵於外者忠信之驗修辭乃爲德之符根於中者立誠之基忠信又爲業之本德以廣業業以崇德心與事悉統於誠而聖學之純亦不已王道之悠久無疆胥在乎此由此觀

之天道之健行君子之乾惕其理一也有繼天之責者自有法天之學嚴於屋漏凜於旦明凡所謂聖敬日躋慎修思永者皆存誠之功也誠則無私誠則不貳誠於立身行已而戒懼慎獨存之一心者實理無虧誠於覺世牖民而智周道濟措之天下者萬物皆備無一念之不誠斯無一言之不實忠也信也卽誠也進德居業皆一以貫之是以宋儒周敦頤以一言舉其要曰聖誠而已矣

周易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編修<sub>臣</sub>朱佩蓮

<sub>臣</sub>謹按誠者天之道聖之本大之爲五常百行之原小之卽容貌辭氣之準日新之盛德在是富有之大業亦卽在是也昔者聖人贊易於乾之元亨見誠之通利貞見誠之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見誠之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見誠之立乃於文言發之其於九二言信謹信謹誠也而又申之曰閑邪存其誠於九三言忠信忠信

誠也而又申之曰修辭立其誠存誠者涵養之功立誠者省察之事有涵養而無省察則德不全而業亦不備夫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觀朱子本義則思誠者密於所存而不密於所發卽前有以爲進而退無以爲居也可乎哉蓋人之一身視聽言動皆足以徵其立心之誠僞而至於辭則尤爲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而所以動天地者也可大之業於是乎

在而可不加之意耶顧或者疑之以爲君子當兢兢戒懼之時而沾沾焉修辭是尚將母以富麗爲工務采色誇聲音苟爲是炳炳烺烺取悅當世云爾哉而抑知非也聖人之情見乎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君子而有辭亦擇其文者正者而已矣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君子而有辭亦務其寡者而已矣夫然後則體要矣輯懌矣安定矣一有辭而無不利賴誠修之也故不知者以爲修飾其辭知之者以爲修省其

辭程子所謂修省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是也夫不誠之辭非一端矣巧言令色非誠也論篤色莊非誠也寓言而荒唐非誠也盜言而勦襲非誠也凡此皆在修省之內者也君子不得已而有言明道則實見道紀事則實悉事言之不乍爲之不難以之爲己則允廸以之治人則允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居之安而守之固謂非所以居業也耶所以然者君子之學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苟有一言之不實雖內念不欺而舉之口筆之書者將有苟且塗飾而先

失其所守又何暇計其外著之勲業耶乃孔穎達正義徒見一偏以修業之修爲修營修辭之修爲修理業爲功業辭爲文教專在於布令陳詞誕告萬方而寓真誠悱惻之意亦何知聖人之所謂修辭立誠廣大悉備無所不包者哉雖然此君子進德修業尚非聖人之崇德廣業也若夫聖人建中和之極文章性道兼綜條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巍乎煥乎更有莫能名焉者乎



之論辭立其誠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  
夫聖人與中叶之論交與世乘時而實臨  
然其操千步而論則樂尚安聖人之樂也  
之洞階立其誠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  
論者古詞式而論其起於禮之意也  
新論也樂與世乘時而實臨  
致五步於其論則樂尚安聖人之樂也  
夫其與中叶之論交與世乘時而實臨

周易

修辭立其誠

編修 臣 宋邦綏

朱子本義曰立其誠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

臣謹按君子之道必其存主於中者有以確然自信而不惑而後可以明其教於天下此立言之要所以必本於立心也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則辭之不可以已也然君子之言必循循然本乎義理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以欺世而

炫俗是故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虛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則惟其至誠者爲能自信以信天下而已矣夫古人之辭非苟以塗飾耳目已也禹臯之謨伊尹之訓周公召公之誥凡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條理燦然垂之萬世而終無以易乎其說者何也則惟其誠也夫子刪定六經以明天道而述王事而春秋一書志存褒貶炳若日星天下之文章莫有大乎此者此誠之至也至於異端曲學如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其言洗洋恣肆而不本於理荀卿楊雄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識者非之此皆不誠之故也不誠則有口道先王語稱仁義而考其素行多顯然自悖於名教者卽其辭郁郁炳炳又烏足與語立誠之道乎體乾之君子則不然本之以不欺先之以慎獨呐呐乎如不出諸其口也懇懇乎無不本諸其心也由是發之爲語言書之爲簡冊明白坦易確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饑藥石之可以治病其言爲愚夫愚婦之所共知而其理爲聖賢之所不能外也蓋不以辭爲寄情筆墨之資而以爲闡明理奧之要不以辭爲

馳騁才華之事而以爲根極性命之原則所謂德音秩秩者此也所謂嘉言孔彰者此也昔人有言讀少伯陳情表可以見孝子之至讀孔明出師表可以見忠臣之至忠孝者誠也辭至於誠則言滿天下而可以無過矣古今來作者雖多惟六經爲文辭之祖六經者聖賢之心也韓愈曰文者貫道之器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又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是理本易簡詞尚體要文之所以爲文也

稟經酌雅準古宜今立言之所以與立德立功不朽也後之修辭者安可不本諸性情而求諸經術哉

不封以爲之終猶存安可本本前外御而本前  
舉慈酒錄舉古宜今世言之酒以典立懸立也

